

第五章

远征印緬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h.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h.com

一、受命赴印

我奉命返渝，与我的太太陈碧莲在巴东乘上小火轮。

清晨，阴霾的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看不见一丝阳光。江面上很平静，偶尔碰上几只过往船只。小火轮逆江而上，就像一条喘着粗气的水牛，吃力地在水中缓缓行驶。

南国的二月，残冬中已悄悄地透出几分春意。浩浩长江犹如一条明亮的银链，在崇山峡谷中蜿蜒伸展。江岸上山色苍郁，奇峰如簇，果然是“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十分绮丽壮观。

我却无心留意船外的景色，心中一直琢磨着蒋先生召我返渝的意图。在一般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指示、任命均由战区长官部代转，此次单独召我回去晋见蒋先生，而且催促得很急，很可能是要接受什么新的重要任务。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

小火轮在江中整整行驶了两三日方到重庆。离舟登岸，山城已笼罩在沉沉的暮色中。我和碧莲在街上匆匆吃过晚饭，便先找了一家较为干净的旅馆歇息下来。次日上午，我径往蒋委员长侍从室报到。一天后即接到通知，说蒋先生将于当晚接见我。

那天傍晚，我准时来到蒋先生在军委会的办公处。

位侍从副官彬彬有礼地将我引至一间小客厅内休息，随即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稍顷，客厅的门轻轻地打开了，蒋先生身着便服，缓缓地踱了进来，我急忙从沙发上站起，立正敬礼：

“报告校长，职郑洞国奉命前来晋见！”

蒋先生微笑颌首，示意让我坐下，自己也坐在对面沙发上，慢条斯理地问：

“郑军长，你是从前线直接回到重庆吗？”

我回答说是，并把接到电令后的经过大致讲了讲。蒋先生边听边颌首：“嗯，好，很好。”

交谈了大约三五分钟，一位侍从副官进来引我们至隔壁餐厅用餐。那晚除我之外，只有侍从室的两三名官员陪同，饭菜很简单。席间，蒋先生不停地向我询问鄂西前线的有关情况，对沿江日军的动态尤为关注。我将第8军驻防鄂西两年多来的情况也一一作了汇报，并谈了些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体会。蒋氏认真地听着，对第8军的军事训练和干部轮训工作表现出很大兴趣，一再打断我的话，详细地询问。

这样边吃边谈，蒋先生可能看出我有些拘谨，遂笑道：“战国时赵国大将廉颇一餐可食斗酒肉十斤。郑军长惯于治军征战，也应该能够吃饭哦！”言毕又亲手从盘中取出一只水果，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同席的几位大约认为蒋氏的言语中有对我夸奖的意思，也注视着 I 微笑。蒋先生平时待人严肃刻板，很少对部下将领这般客气诙谐，故连我当时都有些诧异。

饭毕，我随蒋先生又回到原来的小客厅里。这时他的面容显得严肃起来。我想，这回大概要转到召我回来的正题上了。果然，落座不久，蒋先生就用严肃的语气说：“郑军长，这次让你回来，是想要你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们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

我怔住了，没想到预料中的新使命竟是出国担任军职。诚然，当时不少将领都以与盟军共事打交道为荣耀，蒋先生将这个重任交给我，正说明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倚重。但是我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搞外交，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搞得不好，自己身败名裂事小，倘丧师辱国，贻误抗战大局，则难以交代，所以不能不慎重考虑。

“怎么，你感觉到有困难吗？”见我沉吟不语，蒋先生盯着我又追问了一句。我对这项新使命没有立即表现出他所期待的热情，似乎使他有点不快，目光也有些严厉了。

“学生绝对服从校长命令，只是自忖才疏学浅，又没有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恐有负校长厚望。”我小心地据实答道。

蒋先生大约知道我确实有所顾虑，遂收起逼人的目光，和缓地说：

“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个任务。我反复考虑过，觉得你去是合适的。你身为革命军人，在国家艰难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蒋氏的话使我大为感动，平素常为之自勉的那种大丈夫以身许国在所不惜的古训，又浮现于脑际。心想国家有难，我身为高级将领不论有何困难，均应服从命令，敢担风险。遂站起郑重表示：

“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今后当遵循校长训导，以黄埔精神为宗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

“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明天你就去见何部长，具体领受任务。你也不要回鄂西了，就在这里组织军部，然后尽快赴印。”他脸上又显出笑容，用和悦的语调说。

最后，蒋先生又概略地向我分析了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特别强调了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对于盟军作战和坚持中国抗战的意义。结束这次谈话时，已是晚上九时左右。

第二天，我遵照蒋先生的指示，去晋见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

何氏是我多年的老长官，见面自然随便多了，谈话的内容也很具体。在详细介绍了驻印军的编制、人事、装备、训练等情况之后，他明确向我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去印度后要以充分的耐心来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尽量与其建立良好关系；二是注意维护民族尊严，搞好驻印军内部的团结。何将军很感慨地讲，美国人狂妄自大，英国人又太滑头，所以同洋人打交道远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杜聿明、罗卓英同他们都没有搞好关系，让我去后务要小心行事。

从这位老长官那里我还得知，驻印军新1军军长一职，最初曾属意于邱清泉将军。据说邱氏连幕僚都找好了，还

请人教授外交礼仪和吃西餐的方法。但以后徐庭瑤、杜聿明两将军认为邱氏脾气暴躁，恐与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闹翻，影响美援，遂向何将军建议由我担任。经何氏向蒋先生请示，这个人选才最终定下来。

接受任务后，我在重庆停留了一段时间，着手组建军部。时舒适存已被免除刑役，我请他来仍旧担任我的参谋长。原在第8军的旧部赵霞等人，也一同跟了来。此外又就地招募了一些诸如英文秘书等工作人员。

一切准备妥当，已是3月下旬。飞赴印度就职前，我再次晋见蒋先生，向他辞行。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他叮嘱我遇事要冷静、克制，尽量不要与盟方闹翻。还说史迪威将军是我的上级，今后必须绝对服从他。我问，如遇重大问题不好处理怎么办？蒋氏不加思索地说：可以直接找他，也可以找何部长请示。蒋先生还特别指示，除新1军之新38师、新22师以外，驻印军总部的其他直属部队，如战车营、重炮团、工兵团等，虽不归我统属，亦要与他们加强联系，就便关照云云，我都一一记下。

3月底，我率军部人员乘军用飞机飞抵昆明，与正在那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首次会面。那天，由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出面，请史迪威和我吃饭，饭后还一起游览了滇池等名胜。

史迪威将军当时有五十几岁年纪，身材瘦长，双目炯炯有神，待人爽朗热情，也很健谈，一看便知是典型的美国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话的样子很自信。因是初次相识，开始彼此都只讲些客气的外交辞令，后来慢

慢从中国的历史、风土人情，谈到当前的时局。史氏对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他预计德、日法西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不可能支持多长时间了，反法西斯盟国必将获胜。不过，谈话中他老是强调美国的强大，对赢得这场战争的决定作用，又大讲中国如何需要美国的帮助等等，使人听起来不大舒服。

史氏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不难看出他是位精明强干、意志坚定，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人，而且在对日作战上态度坚决，很想有一番作为；另一方面又显得孤傲自大，似乎对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本能地具有某种轻视和不信任的心理。我甚至从他外表客气的言辞中，都能感觉出他对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将领们的戒备与防范。不过从总体上说，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位令人尊敬、正直而有才华的将领，或用后来士兵们的评价说，是一位“挺好的老头”。以后我们共事期间，虽曾难免发生过一些误会和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还是大大加深了，我们始终相处得不坏，大部分时间甚至可以说是愉快的。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驻印军后来取得反攻缅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史迪威将军同蒋介石先生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未搞好，而且愈来愈坏，以至他后来不得不中途离任回国。

在昆明期间，我还单独拜会了时任昆明防守总司令的杜聿明将军。老友相会，彼此都很高兴。杜氏特意在他的司令部设便宴款待我，饭后又作长谈，直至深夜我方告辞。那次谈话的中心，是探讨如何完成我去印度的使命问题。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期间，杜将军始终在前线指挥作战，故对美英盟军和史迪威将军有较多的了解。他对英国人很反感，批评他们是些极端自私、狡诈而又胆怯的家伙，强调与其打交道需格外小心。相反，杜氏对美国人却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们是真正能与中国站在一起，共同打败日本人的朋友。不过，他亦讨厌美国人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作风。谈起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经过，杜将军痛切地同我说，史迪威这班人，名为中国通，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和官兵心理，又不信任中国将领，在战场上固执武断，一意孤行，这是导致那次惨败的原因之一。他一再提醒我，在重要问题上，一定要有主见，敢于坚持，否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的这些体会，对我后来在印度与美国人打交道，确实有一定帮助。

在昆明停留几日后，军部人员分乘两架军用飞机去印度。一部分人员由昆明飞抵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个军用机场，再乘火车去兰姆珈训练营地；我和舒适存将军等少数人则先飞任印度加尔各答，除了要在那里办理一些公务以外，还准备每人缝制几套军装。因为我们在国内穿的军装都很粗糙，实在不适宜于外交场合。

当时由昆明飞往印度，必须飞越驼峰。由于气候恶劣，高空缺氧，飞机越过驼峰时，机身剧烈颠簸，不少人呕吐不止，尤其是舒适存，是吐得最凶的一个。我虽未呕吐，却也恶心乏力，仿佛大病了一场。

在加尔各答，我先后拜会了英国驻该市的领事和中国领事陈先生（名字已记不清楚了）。令人意外高兴的是，在

这里还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焦实斋先生。长城抗战以后，我所在的部队驻扎于北平，焦先生和一些社会名流常常应邀到部队来演讲，我们那时就结识了。抗战爆发后，他曾以第52军高级顾问的身份，随军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他作为杜聿明将军的高级顾问被派往印度工作，以后就一直留在加尔各答。焦先生是位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深谙欧州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人亦相当正派。我深知人才难求，后来设法敦请他担任了新1军驻加尔各答的办事处主任。

我偕舒适存等于3月中旬方抵达兰姆珈营地。兰姆珈营地距加尔各答西北约二百公里，其间有铁路相通。我们一下火车，就在车站上受到了早已等候着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新22师师长廖耀湘将军，以及驻印军各直属部队部队长的欢迎，场面十分热烈。众多人中，我只与原在第5军的廖耀湘将军相识，其余大多是初次见面。但大家一见如故，显得格外亲热。盖因当时驻印军远离祖国，一切受洋人支配，官兵上下都有寄人篱下之感，故对我的到任，怀有很大期许。身受部属同仁们的热诚欢迎，我心中十分感动，然亦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深知惟竭尽忠诚努力，团结全体将士，早日完成抗日大计，方能无愧于国家民族。我便是以这样的心情，迎来了在国外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战斗生活。

二 缅甸战争的缘起

为了将我在中国驻印军期间的有关活动叙述清楚起见，这里先回顾一下 1942 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前后经过。因为不仅驻印军的前身，是由远征军一部分组成的，而且驻印军后来的反攻缅北之役，实际上也是前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继续，都是为了保持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的畅通。不过，我本人未参加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所以只能根据当时和后来的有关资料，以及杜聿明将军等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作一个概略地介绍。

1941 年底至 1942 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十分严重的时刻：欧洲战场方面，德国法西斯军队继征服欧洲大陆列国、迫使英军退守英伦三岛后，突然掉头东进，以闪电战方式侵入苏联，其几十万大军长驱直入，在莫斯科城下与苏联红军殊死鏖战；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方面，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同时，积极推行其“南进”计划。1942 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此后日本军队以咄咄逼人的态势，与美、英等盟国在东南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展开激烈争夺。

战争的严峻局势，促使世界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亚太地区，中、美、英三国出于共

同的战略需要，加紧酝酿建立军事同盟，以便对日协同作战。

当时的情形是，英军自敦克尔克大撤退后，退缩英伦三岛，无力加强其在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力量，想借助中国军队支援它在緬（甸）、印（度）、马（来亚）方面的军事；中国方面为了将抗日战争坚持到底，也愿意同美英合作，确保滇緬路这条唯一的国际运输线（1940年9月，日军侵入法属安南，切断了我国西南另一条国际通道——滇越铁路）；美国则希望通过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将更多的日本军队拖在中国大陆，以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压力。

中英间的军事合作稍早一些。1940年日军侵占安南，直接威胁马来亚、新加坡、緬甸等英国殖民地，迫使英国放弃了对日绥靖政策，重新开放了建成不久即为其封锁的滇緬路。随后又于次年2月邀请“中国緬、印、马军事考察团”，赴緬、印、马三国作了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考察，酝酿成立中英军事同盟。

但是，英国在对日问题上仍犹豫不决，尤其不愿中国军队进入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故一再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让中国军队及早入緬布防的正确建议。直到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緬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英国才匆匆与中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緬路协定》，正式建立了军事同盟。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宣布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稍后，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年1月底至2月初，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样

二郎指挥所属四个精锐师团，共十万之众，分两路向缅甸大举进攻：一路由泰国侵入缅甸之毛淡棉北进；一路在海空军掩护下强攻缅甸最大的港口城市仰光，登陆后循滇缅路进攻英军。缅甸终于不可避免地陷于战火之中。

遗憾的是，大敌当前，盟国间的步调却迟迟不能统一。中国军事当局曾多次提出速派军队入缅协防英军，英国方面先表同意，以后却出尔反尔，一再拖延中国军队入缅布防时间，后因日军由泰国向缅甸发起强大攻势，英军连吃败仗，节节溃退。为了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英军向印度撤退，英方才同意中国陆军第6军陆续进入缅境。2月中旬，仰光吃紧，英国再次要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中国最高统帅部乃决定，委派卫立煌将军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卫氏一直未上任，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代理），率第5军（军长杜聿明兼）、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66军（军长张轸）共三个军，分道由云南驰援缅甸，统归史迪威将军指挥。

但这个行动为时已晚，日军于3月8日攻陷仰光，并分三路（西路沿依洛瓦底江、中路沿仰光至曼德勒铁路、东路沿泰缅边境）快速向北推进，使我军原来的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化为泡影，而且陷于仓猝应战的被动境地。

先是，根据中英双方商定，划仰光、曼德勒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为中国远征军防御区域；仰光、曼德勒以西为驻缅英军防地。故中、英两国军队集结后，按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敌：中路远征军之第5军循滇缅路南下，担

任同古、曼德勒之正面作战；远征军之第6军在毛奇、雷列姆之东路作战；英缅军在普罗美一带的西路作战，负责保卫仰光至曼德勒铁路和仁安羌油田。远征军之第66军作为机动兵力部署在腊戍及曼德勒地区。

中路我远征军之先遣部队第200师（附第5军骑兵团及工兵团一部），于3月8日迅速开抵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上的重镇同古，并接替了英军防务。但仰光已于当日失陷，英军在日军追击下正向北撤退。

根据敌情突然变化，担任前敌指挥的杜聿明将军不得不临时变更作战计划，指示第200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集中，以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

史迪威将军同意了这个部署，并与英方交涉，请其将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装甲兵第7旅等部，集中于普罗美方向，配合中国远征军反攻。孰料英军急于撤退，表面上虽与我方达成反攻协议，却无意遵守，一路向北溃退，致使第200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自同气势汹汹追踪而来的日军第55师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3月19日，日军第55师团搜索部队约五百余人，前进至同古以南三十公里外的皮尤河南岸，当即遭到早已严阵以待的第200师部队伏击，毙伤日军二百余名，残敌落荒而逃。次日，日军以一联队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同古及同古以南之前沿阵地鄂克春，第200师官兵在戴安澜将军指挥下奋勇抵抗，杀伤大批日军，阵地巍然不动。此后一连数日，日军一再增加兵力和炮火，攻势愈来愈猛烈。时英军设在马格威的空军基地遭敌空袭，其全部四十

五架作战飞机，连同美空军志愿队的六架飞机均被击毁，缅甸战场制空权由此落入日军之手，这给第200师固守同古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双方激战至3月24日，位于同古以北八公里的飞机场终被日军占领。是晚，戴师长调整部署，放弃了鄂克春、坦塔宾等前沿阵地，集中兵力守卫同古。从次日起，日军出动三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同古城，继以步炮、战车联合三面围攻该城，我军沉着坚守，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入夜则出动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使日军昼夜不宁。

3月26日，由仰光登陆的敌第56师团已陆续赶至同古增援，日军投入三个联队兵力同时向同古西北角猛攻，并向我军阵地放射糜烂性毒气。防守该方向的第600团伤亡甚大，阵地被突破，我军被迫退守同古铁路以东，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敌人亦因近战肉搏，炮火失去效用，每前进进一步都须付出沉重代价。

至28日，日军见强攻无效，遂派出一支部队化装成英缅军及土人，赶着牛车，暗藏武器，企图混入城内里应外合，但被我军及时查出并消灭，缴获迫击炮七门，机枪六挺，步枪百余支。

当夜，第200师设在桥东的指挥所突遭由同古东南迂回的日军越河袭击，一度与城内部队中断通讯。城内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桥东战斗激烈，立即派第598团一部对敌东西夹击，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恢复了联系。

为了帮助第200师摆脱困境，史迪威将军命令第5军之新22师兼程增援。该师于3月27日抵达同古以北地区，

与日军遭遇对峙。28日，新22师向当面之敌猛烈攻击，攻占南阳车站，残敌退至车站附近的几栋坚固建筑物内顽抗不退。同时，我游击司令黄翔将军，率领一支精干部队，以森林作掩蔽，迂回至同古附近猛袭日军，一度攻入机场，迫使日军暂时放松了对第200师的攻击。

但是，3月29日又有大批日军增援上来，以步炮联合反攻南阳车站，与我新22师拉锯争夺。同古方面的日军也加强了攻击，企图截断守军后路，包围歼灭第200师。

此时，第200师经连日厮杀，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陷于最后的苦战。而后方我军尚未集结完毕，部分援军亦因敌机轰炸无法向前方输送。杜聿明将军鉴于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方面日军势必大量增援，使我第200师及整个远征军遭敌围歼，遂不顾史迪威将军的强烈反对，断然决定放弃同古。

3月30日拂晓，第200师在缜密部署下，主动撤出同古，渡过色当河，全师安全到达叶达西。敌人尚蒙在鼓里，天明后向城内倾泻浓密炮火，继以步兵冲锋，待发觉同古已是一座空城时，我军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同古血战，前后历时十二天。第200师孤军奋战，与几倍于己的强敌浴血拼杀，共毙伤日军四千余人，予敌沉重打击。日军惊呼这是南进以来第一次受挫，“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但是，由于我远征军仓促应战，来不及贯彻预定的作战计划，又缺乏盟军的有力配合，故未能实现原来的战略意图。同古之战的结果，仅仅是以牺牲近三

千名中国将士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英军撤退的时间！

第200师撤出同古后，新22师利用斯瓦河两岸复杂地势，构筑了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狙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掩护我军主力在后方集结，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远征军拟在平满纳一带与日军作最后的决战。

从4月1日至16日，新22师以劣势兵力节节抗击日军第55师团主力和第18师团一部的疯狂进攻，杀伤大批敌人，完成阻滞任务后，始撤至平满纳既设阵地。

然而，就在我远征军主力积极着手组织平满纳会战的时候，东西两路军队却出乎意料地被日军击溃了，战局急剧逆转。

西路英军自仰光失守后，士气低落，畏敌如虎，4月1日竟被日军一举攻陷普罗美。此后日军一路势如破竹，于4月16日攻占仁安羌油田，切断了英军退路，将英缅军第1师及战车营共七千余人，包围在仁安羌以北地区，情况危殆。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连连向中方告急，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增援。17日，驻守乔克巴当的第66军新38师，奉命抽调该师第112团孙继光部，星夜急驰前线，救援英军。稍后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也亲往前线指挥。孙团到达后，立即向日军发动猛烈进攻，血战一昼夜，一举将英军七千多人及传教士、新闻记者等五百余人救出，并缴获汽车百余辆，战马千余匹。新38师这一壮举，一时轰动了英伦三岛，事后英皇曾专门向孙将军等多位将士授勋。

我军虽取得仁安羌之捷，却无法鼓起英国人的作战勇气。拥有几师之众、装备精良的英军，被日本军队吓破了胆，根本无心按协议配合中国军队作战，一气继续北撤二百余公里，随时准备退入印度。这样就使我远征军的右侧背，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

与此同时，在东路作战的第6军也因分割使用兵力，被日军击败，后方要点罗衣考失守，棠吉告急，以致通往我国国境的交通枢纽腊戍门户洞开，日军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着我军后方。

在这种情况下，平满纳我远征军主力随时都有被东西两路日军包抄围歼的危险。为了摆脱困境，我军不得不再次放弃了平满纳会战，退守敏扬、梅克提拉之线，着手准备曼德勒会战。

根据史迪威将军和刚刚上任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的部署，第66军新28师固守曼德勒；第66军新38师于乔克巴当会合后，以棠沙为后方，节节阻敌前进；第5军抽出第200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之线，掩护主力转进；第5军96师在平满纳抗击当面之敌；第5军新22师以棠吉为后方，在梅克提拉一带侧击北犯之敌。

这个军事部署表面上很周全，实际上漏洞很大，其致命弱点在于将远征军主力分布于长达三百余公里的平满纳至曼德勒公路上，无法集中使用兵力，既不能攻，又不易守，使我军完全陷于被动。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曾坚决反对这个所谓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提出我军既然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就必须集中兵力确保腊戍的两大门户

——棠吉和梅眉，以防为日军切断退路。可惜这个意见未被史、罗接受，由此种下后来远征军遭受惨败的基因。

4月23日，棠吉终于失守。过了两日，雷列姆又被攻陷，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军队的后方基地腊戍挺进，整个中国远征军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可是史、罗二人仍不觉悟，竟又听信英方提供的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日军三千余人的虚假情报，令第200师前往拒敌。杜军长反对这种进一步分散兵力、贻误战机的作法，再三陈明：据我军情报，乔克巴当方面并无敌情，纵有日军出现，当时尚在仁安羌的新38师亦可就近掩护英军撤退。我军应以确保棠吉，巩固后方为良策。无奈史、罗二人顽固坚持己见，杜氏只得下令第200师开往乔克巴当。该师到达后，果然扑了空。戴师长当机立断，马上率部掉头驰赴棠吉，向敌反攻，于25日晚收复了棠吉。

第200师克复棠吉后，根据杜军长命令拟继续北进，截断进攻腊戍的日军后路。但部队尚未行动，即接罗长官一连几道命令，指示第200师向棠吉以东之罗列姆攻击，第5军直属部队及新22师、第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在此与日军决战。

杜军长多次申诉无效，勉强从命，下令放弃了棠吉。狡猾的日军见有隙可乘，迅速进兵，复占棠吉，并加紧向腊戍进攻。4月28日，日军攻陷腊戍以南的细包等地。防守远征军后方的第66军新28、新29两师，系地方保安队编成，战力薄弱，很快被日军击溃，缅北重镇腊戍于29日失守，滇缅公路终于被日军切断了。

此时，集结在曼德勒附近的中国远征军主力数万人，尚准备在英军配合下同日军决战。孰料英国人在关键时刻只图自保，竟再次背弃承诺，于5月1日擅自放弃曼德勒，仓皇撤入印度境内，使我军会战计划完全落空。

日军攻占腊戍后，一部继续北进，连陷缅北重镇八莫、密支那等地，进逼印缅边境；另一部攻陷新维和我国边境城市畹町、芒市、龙陵，进抵怒江惠通桥边，与我军夹江对峙。同时还有大批日军分两路向曼德勒迂回包抄。这样滞留在缅北的中国远征军主力的退路被断绝，面临着被日军围歼的险境，不得不放弃曼德勒，开始向伊洛瓦底江西岸转移。从此中国远征军陷入惨败的厄运。

当时远征军撤退的路线主要有四条：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22师经孟拱西北向胡康谷地的大洛、新平洋转移，后因雨季道阻，奉命改道入印，于7月下旬抵达印度列多；第96师奉命经孟拱穿越野人山区，于8月中间始陆续到达滇西剑川；第200师自棠吉战斗后，冲破日军重重封锁线，一路向北撤退，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回国境；新38师则根据史迪威将军的命令，由英帕尔退入印度。

除新38师撤退较为顺利，部队损失不大外，第5军各师因在归国途中需要翻越地势复杂、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在日军的追袭堵截下，历尽种种罕见的艰辛，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和牺牲。

当时缅甸已进入雨季，终日暴雨如注，洪水汹涌，部队行军非常艰难。在缅北高峻的山脉和潮湿的原始森林中，

毒蛇、蚊蚋遍地皆是，瘴气肆虐，部队由于给养医药断绝，伤病饥饿交加，疫病迅速蔓延，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据说成班、成排的官兵倒毙于撤退途中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经过野人山一带时，还曾在山野密林中发现过堆堆白骨，惨不忍睹。直到今天，人们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抗日将士长眠在那片荒凉的异国土地上。

杜聿明将军在撤退途中，也曾感染重病，几乎殒命。最不幸的是，第200师在冲破敌人层层阻击，于5月18日夜通过细包至摩谷公路时，又遭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将军身负重伤，不久牺牲在缅北茅邦村。余部返回国境时，仅剩四千余人。

第6军、第66军新28、新29两师也先后撤回滇西和滇南，部队损失亦大。

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未能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反而失去了我国西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并使日寇将战火烧到我国国门。我远征军十万大军也损失大部，回国时仅存四万人左右，武器装备遗失无数，可谓是惨重的失败。

造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的原因很多。日军方面，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指挥统一有力，部队具有丰富的亚热带丛林作战经验，加上拥有制空权，因而在战役中始终占主动地位。我军则由于英方一再阻挠，被迫仓促应战，开始就十分被动。作战中盟军方面指挥系统混乱，计划各异，各部战力亦参差不齐，特别是英军极端自私狡

猾，只图自保而不顾友军安危，这些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同时，史迪威、罗卓英等高级将领，在军事部署上缺乏全盘周密考虑，战局恶化后又顽固坚持错误主张，一再延误宝贵战机，终被日军各个击破，也加剧了中国远征军的失败。

杜聿明将军率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撤入印度后不久，即奉召返国，该部和先期到达印度的新38师，统由罗卓英将军负责整训。据说新38师初到印度时，英方竟无理要求解除该部武装，遭到我方强烈抵制。孙立人将军愤怒地表示：“倘无理对待我军，余将率部以武力反抗。”英方见孙氏态度强硬，方作罢。

史迪威将军退到印度后，并未因这次惨重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基于美国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利益，也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仍然积极着手整顿部队，准备日后的反攻。

史迪威将军与英国驻印当局接洽，决定以离印度边境较远的兰姆珈营地作为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以后撤入印境的中国军队，陆续向该地集结。

中国方面为了坚持抗战，也有意通过在我国滇西和印度设立基地，使大批军队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重新打通滇缅路做好准备。据此，蒋先生将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部撤销，另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并成立副总指挥部。但不久中美双方在对驻印军的指挥控制权力问题上，发生尖锐意见冲突。史迪威将军为了摆脱罗卓英将军对其“掣肘”，一再打电报给蒋先生，批评中国将领腐败无能，其中有“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

训练毫无办法”等语，并列举了罗氏的十大罪状。蒋先生为了不影响美援，只好做出让步，将罗将军调回国内，并撤销副总指挥部，把驻印部队改编为一个军，即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人选由国内选派。这便是中国驻印军的由来。

三 兰姆珈训练营地

兰姆珈营地原是英国人修建的一所战俘营，面积相当大，经过改造后各种设施都很齐全。当时驻印军总指挥部和各直属部队及新 1 军各部队都驻扎在这里。

由于驻印军在兰姆珈的主要任务是接受美国的军事装备和训练，所以在这个营地，专门开办了由美军人员执教，中国方面负责行政管理的军事学校——兰姆珈训练学校。除了驻印军的各级干部要在这里轮流受训外，国内准备接受美械装备的十三个军^①的部分军师团级军官，也分批空运到这里受训。这类性质的学校我国当时共有两个，一个在印度，另一个设在昆明，即“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在云南大理另设分团）。这些学校分别举办诸如步兵、炮兵、工兵、通讯、战术（参谋）等多种训练班，训练时间一般为六个星期，先后在这些学校里受训的军事人员达一万余人。有些技术性很强的兵种，如军事通讯专业，除了由军队内部选派学员，还在国内招收了不少高中学生。这

① 为了帮助中国加强抗战力量，经中美双方磋商，美国方面承诺除驻印军外，另以美械装备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军即第 2、5、6、8、13、53、54、71、73、74、79、85、94 等军。

些青年人既有爱国热情，文化素质亦好，掌握技术很快。譬如在兰姆珈训练学校，大多数通讯专业学员能在三、四个星期内，熟练地掌握美国一般通讯人员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学会的技术，使美国教官们大为惊奇，一再称赞中国人聪明能干。

对于士兵的训练也是相当严格的。兰姆珈营地设有一些训练场，每个训练场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部队，士兵们轮流在各训练场接受美国教官的训练。美国人训练军队同中国的传统练兵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们把训练场当作工厂，把士兵当作原料，训练的分工很细，要求严格，但动作却很简单。美国自恃有强大的空军及炮兵，故对筑城作业和夜战教育不甚重视，至于对官兵的精神教育就更谈不到了。

驻印军的给养由英方提供，均发实物，主要是罐头和面包，营养较国内好得多。记得那时一日三餐的主要菜肴是罐头，遇有聚餐宴会也常常是罐头食品，吃得久了，把人的胃口也吃“倒”了，不少人后来一见到罐头就摇头。不过从营养学的角度说，这些高质量的食品使官兵们始终能保持着充沛的体力，加上军队中配备了很完善的医药卫生条件，所以官兵疾病很少。更重要的是军中基本杜绝了逃兵现象。我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深知逃兵是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并无完善的兵役制度，只好乱拉壮丁，加上军官腐败，层层克扣士兵军饷、伙食，导致部队中逃兵现象层出不穷。“逃了补，补了逃”，永远练不完的新兵，使军队的战力大受影响。但驻印军在印缅期间，由于远离祖国，又受洋人欺负，因而士兵们的爱国思

想比较浓厚，我亦及时督导各级军官和政工人员随时抓机会进行爱国教育，所以官兵比较团结，“打回祖国去”，成了官兵一致的愿望。当时军部办了一份《军声报》，经常报道军内外大事。另外还成立了剧团，也常常到各部队中去巡回演出，这些都对鼓舞部队上气，起了很大作用。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人那种只重训练技术，不注重也不可能注重精神教育的殖民地式的训练缺点。

新 1 军所辖新 22 师、新 38 师，最初只有 9000 余人，其中新 22 师 3000 余人，新 38 师 6000 人。以后陆续由国内空运补充兵员，使每师达到一万余人。在建制上，每师辖步兵三团，炮兵一营（后来增加一营）、工兵一营、通讯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卫生队和一个特务连（反攻缅北战役开始后，新 38 师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各一连，一个通讯连，一个卫生队、一个特务排，兵员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三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战车六个营；汽车兵团，拥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两个团；化学兵两个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有重迫击炮四十八门；骡马辎重兵一个团。还有一个特务营、一个通讯营和一个战车训练处。此外有一个训练处，处长的权力很大，仅次于史迪威将军。1943 年初秋，又由国内空运新 30 师（师长胡素将军）到兰姆珈接受装备和训练，归入新 1 军建制。至 1944 年夏，最高统帅部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械装备，再拟空运第 54 军到印度，但史迪威将军只肯接受两个师，不接

受军部。该军第14师（师长龙天武将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空运到印度接受装备后，在缅甸战役中与原驻印军合并，扩编为新1军和新6军，这是后话。

驻印军各部的补充兵员，都是由国内精选的，身体素质甚好。经过半年多的强化训练，部队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后来成为在缅甸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抗日劲旅。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参加开罗会议归国途中，曾在蒙巴顿等英美将领陪同下，于印度兰姆珈做短暂停留。他们很有兴致地视察了训练营地，并检阅了部分驻印军部队（当时驻印军新1军主力已开赴前线）。蒋先生夫妇看见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深表满意。以后在同我的谈话中，蒋先生充分肯定了驻印军在兰姆珈的训练成绩，并反复强调了积极争取美援的重要性。

蒋先生抵兰姆珈停留时曾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他们夫妇及随行人员一到达营地，美方人员就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总指挥部内，但蒋氏却坚持要住在我的军部里。此举颇使美国人有些尴尬，也使我很为难，因为军部的营房都很简陋，实在找不到象样的房子供他们休息。正巧我的妻子刚刚从国内来探望我，仓促间只好将我们的卧房腾出来，稍加布置，临时充作蒋先生夫妇的下榻处。从这桩小事中可以看出，当时蒋先生与美国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由于我在驻印军期间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协调中美军事人员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着重叙述一下当时中美关系及驻印军内部中美双方合作的有关情况。

二次大战期间，国民政府一直将美国作为自己重要的战略盟友，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接受美国政府的各种援助甚多。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蒋先生就设想过在美国的帮助下，装备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精锐美械师，借此改变国内抗战的局面。至于美国方面，如上所说，也希望通过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在远东拖住更多的日本军队，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因此中、美两国作为反法西斯盟国，在基本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在战争期间始终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双方国力相差悬殊，这种合作在很多情况下又不是平等的。那时美国朝野一些人士，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而且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非依赖像美国这样强大的盟友不可，因而不人看得起中国，在中国人面前常常摆起一副施主的模样。更有些人则希望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施舍”，扩大美国的在华势力，以便在战后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圈内。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忘记和否定美国人民在战争期间所给予我们的极其宝贵的支援，也不能说上述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完全支配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事实证明这些因素的确曾给那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过一定影响。至于中国方面，由于国民政府不懂得也不敢依靠人民来取得这场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帮助上面，所以处处显得仰人鼻息。然而遇到一些严重损害我国民族利益，特别是危及统治集团利害的事情，又不得不做一些抗争的表示，因而在两国关系上，难免常常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麻烦。在中国驻印军问

题上，就曾是双方经常争执不休的焦点，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蒋介石先生和史迪威将军之间。

谈到蒋、史之间的矛盾，还是要从他们各自的打算说起。史迪威曾任驻华武官多年，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颇熟悉，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这次受命到中国来，一方面是代表美国政府监督美援的运用，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个人的企图，他想通过自己是个中国通的便利条件，利用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装备，在远东创造一番英雄事业，挽回在缅甸失败的面子。他希望首先能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继之以美国军官代替中国军官，建立一支殖民地式的军队，作为他代表美国左右中国命运的资本。史氏的这个想法与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首肯，但却无法为蒋先生所接受。蒋氏是一位凭借军事力量起家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历来视军队如生命，绝不能容忍兵权旁落人手，况且是落入外国人之手。本来，他取得美援的目的，是加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力量，确保和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因此，无论他对美援是如何渴望，也不肯轻易付出哪怕是放弃一部分兵权的代价。这样一来，蒋、史之间就种下了产生矛盾的基因。

矛盾的公开引发是在中国驻印军组建之初。史迪威将军出于他坚持建立殖民地式军队的一贯主张，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

史氏的这一企图，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连美国人非常器重的孙立人将军（孙氏毕业于美国南方弗尼吉亚军校，与美方关系比较密切），也表示坚决反对，遂形成僵持局面。蒋先生对史氏的这套主张和做法很反感，坚决拒绝了史氏的无理要求，不过为了缓和关系，还是同意将原来的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撤销，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将军担任总指挥，罗卓英将军副之。

但是，蒋氏的这些苦心安排远不能令史迪威满足，他一方面将三百余名美国军官，除派一部分在昆明和兰姆珈训练基地任教官和管理人员外，其余分别派到驻印军中担任权力很大的各级联络官，企图通过这些联络官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借口中国将领腐败无能，一再要求调走罗卓英将军。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再次妥协，勉强同意将罗氏调回国，同时把驻印部队主力两个师改编为新一军，由中国方面派遣军长管辖部队，但受史氏直接指挥。所以说，我出任新1军军长一事，实际上是蒋、史之间这一回合斗争的结果。

史迪威将军对于成立新1军当然还是不满意，但也不便再表示反对，以后便挖空心思地采取缩小军部编制的方法，来削弱军长的权力和作用。根据他的规定，军部只有三、四十人的编制，没有任何直属部队。至于部队的指挥、训练、人事、经理、卫生等权力，也都集中到总指挥部那里，军部的权限仅限于管理军风纪等事务。

不仅如此，缅北反攻战役开始后，有一个时期史氏和他的美国同事们，不愿让我过问军事，亦不允许中国师级

将领行使前线作战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来决定。经过我们的抵制和斗争，以及中国将领们在战争中显露的卓越指挥才能，才迫使史氏逐渐取消了许多无理限制。以后由于双方在长期共事中不断增强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彼此的关系才比较融洽起来。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蒋、史之间的矛盾。在撤换驻印军干部的问题上，蒋先生没有完全应允史迪威将军的要求，史氏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一个时期以后，他又向蒋先生提出，中国的十三个美械装备军应该同中国驻印军一样，由美国高级将领来指挥，也就是说应该由他来指挥。蒋先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肯再做出任何让步。

为了压迫蒋氏退让，史迪威再次打出美援这张王牌。他先派包瑞德到延安建立美军观察组，并放出空气，打算把美援物资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八路军。继而又扬言要亲自去延安，摆出要援助共产党的样子，藉此向蒋施加压力。蒋先生素以顽固反共著称，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武装力量在敌后日益强大，日后成为国民党的强劲对手，故史氏这一手也确实触到了他的痛处。

不过，此时蒋先生对史迪威已经极为恼火，无法再容忍下去，遂下决心，冒着得罪美国人的风险，于1944年10月致电罗斯福总统，坚决要求撤换他。史氏尚蒙在鼓里，甚至以为蒋先生一定会再次屈服，所以由印缅回来不久便去重庆与蒋谈判。谈判破裂后，始感到不对头，只好又去请何应钦将军从中转圜，但为时已晚。罗斯福总统为了拉住蒋先生这位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盟友，不得不采取丢卒保车

的办法，很快复电同意撤回史氏，改派魏德迈将军接替他的任务。史迪威将军惟有一声长叹，悻悻地离去了。

史迪威将军的中途离任，并未使中美关系像蒋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消除一切隔阂。魏德迈将军虽然在反共问题上，较他的前任态度明朗，而且也不大过问中国军队内部的事务，这些颇令蒋先生放心。但是，蒋氏一心要争取的美援却不像以前那样来得顺利了。美国方面表示，除了已着手装备的中国十个美械军外，不打算再装备其他中国军队了。后来经中国方面再三要求，魏德迈将军才应允再装备三个军。此外，中国驻印军的预备装备原存于印度，蒋先生曾一再请求交给中国，而美国却仍然送给印度。原来打算在西安、桂林两地装备的中国军队，也不打算实行了。蒋先生只好把十三个美械军的预备装备拿出来，成立若干个半美械装备军，以满足部下一些将领的要求。当时有人说：“美国这样作法，使中国军队既饿不死，也吃不饱。”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少的。

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使我在驻印军中开展工作显得十分艰难。因为我既要想方设法搞好同美国人的关系，保证美援落实；又必须在骄傲自大的美方人员面前，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威信及利益。同时为了顾全大局，还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设法平息和调解部队中对美国人的种种不满和愤恨情绪。这种困难在我到任初期尤为严重。

我一到兰姆珈营地，就明显感觉到部队中普遍存在着

对美国人的不满情绪，其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尤甚。那一时期各师中下级军官，以及总部各直属部队的部队长，大都牢骚满腹，经常跑到军部来诉苦。有人曾对我说：“班超当年扬威异域，我们今天到印度来却领略海外洋威，实在愧对祖宗。”有个别人甚至因不堪忍受洋人欺负，请调回国。至于孙、廖两位师长，因所处地位不同，言行尚属谨慎，但私下也时时流露出对美国人一些做法的不满。

为了稳定部队情绪，我曾花费相当时间到各部队中巡视，根据蒋先生和何部长的指示精神，在了解和掌握官兵心态的基础上，对将士们晓以大义，多方安抚劝导，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同时对于美方的一些不妥行为，也积极、严肃地与其交涉，不做无原则的迁就。

当时双方争执较大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美国联络官在部队中的权限与作用问题。史迪威将军出于要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一直坚持由美国军官直接训练中国士兵，所以赋予各级美国联络官很大的权力。如平时训练期间，美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的部队，直接带领连队到训练场，中国部队长居然根本不知道。中国军官当然不愿意美国人这样随便摆布，为此常常与美国联络官发生争执，双方闹得很僵。后来士兵们也不肯听美国人的话，在训练场上鼓噪起来，几乎酿成流血冲突。鉴于事态严重，我们在中美高级将领会议上正式提出，美国联络官的权限不应超越同级部队长，中国军官的作用必须得到尊重。史迪威将军也担心双方关系搞得太紧张会激出事变，不得不作出让步，规定各部队联络官在调动部队到某

训练场时，应事先与该部队长联系，并向师部汇报。以后大多数联络官这样办了，有的还是不理睬这个规定。尤其是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更是由美国人为所欲为。甚至联络官认为某个干部不如意，只要向总指挥部汇报，就随时撤换，并送上飞机回国，事后中国的部队长才知道。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纷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二是总指挥部参谋长波德诺将军的权限问题。波氏会讲汉语，也是一个中国通，但大国沙文主义相当严重，很瞧不起中国人。他曾坚持驻印军应参照美军军制，赋予参谋长直接指挥部队的权力。中国将领则认为这样不符合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职权划分的有关规定，表示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史迪威将军接受了中国将领的意见，同意按中国军队的办法来确定参谋长的职权范围。波德诺对此事大为光火，一直记恨在心，处处存心刁难中国将领。如新1军军部原分配有一辆小轿车，他认为这是浪费，命令将车子调回总指挥部。又如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因出席新德里会议，顺便到兰姆珈营地视察，中国将领在欢迎时派了一排仪仗队。事后波氏竟在会议上严厉质问说：“是谁命令派仪仗队欢迎宋部长？如果不经总指挥部的同意，随便派遣部队的话，我们美国军官就回去好了。”史迪威将军也在一旁附合他的意见。中国将领则针锋相对地反驳他们：“前几天印度一位省长来参观时（省长是英国人），总指挥部曾派出一营仪仗队；而中国的部长来视察，派一排仪仗队，就不应该吗？”美国人听了面面相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以后波氏与中国将领间的关系

一直比较紧张，很多人都讨厌他。

三是我到任不久发生的一件震动全军的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担任总指挥部副参谋长的中国将领温鸣剑将军，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史迪威将军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有违军纪，竟不与重庆方面打招呼，强令温氏回国，另着一名美国军官接替他的职务。此事引起全军大哗。温将军本是军委会任命的驻印军将领，史氏不经请示即将其赶走，是对中国方面极不尊重的举动，中国将士对此均愤愤不平，连平时在这方面言行谨慎的孙、廖两位师长也表示碍难接受。我感到事关重大，遂将事情全部经过连同我们的意见向重庆做了汇报，随后去晋见史迪威将军，意欲劝他顾全大局，收回成命。但史氏态度顽固，坚持不肯变动决定。在一旁的波德诺更是蛮横无礼，居然说什么：“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我听后气愤极了，强忍住心中怒火，严肃地质问他：“参谋长阁下的这番话，可以代表美国政府和总指挥的态度吗？我提醒阁下，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待遇。”波氏顿时语塞，面红耳赤地退到一旁。史迪威急忙出来打圆场，说了一番无关痛痒的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不久蒋先生和军委会先后复电给我和孙、廖两位将军，一面斥责史迪威“何以对于人事调动，不先请准而擅自撤委”，一面慰勉我们督率将士安心训练，一场风波至此才渐渐平息下来。除了这几个问题以外，一些小的矛盾和摩擦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也仅仅反映了驻印军内部中美双方合作的一个侧面。从总体上说，双方的合作关系一直是不错的，虽有过一些波折，但从未发展到严重危及双方合作的地步。绝大多数美国朋友和中国将士，能以大局为重，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注意维护相互间的团结，这是合作赖以保持、巩固的重要因素。

这里特别应当提到史迪威将军。尽管他对中国将领素有偏见，性情也比较急躁，在一些事情的处置上对中国方面不够尊重。但应当承认，他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的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许多人亲昵地称他为“乔大叔”。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役中，每当战事处于紧张时刻，只要乔大叔瘦削高大的身体出现在阵地上，总会引起战士们热烈的欢呼，部队的士气更加高涨起来，再艰难的任务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史迪威本人也常常以此引为自豪。在处理同中国将领的关系上，一般地说，他还是比较理智，能够顾全大局的。驻印军在兰姆珈营地训练期间，由于他同蒋先生的关系比较紧张，加上他头脑中的一些偏见，因而对我和其他中国将领很有戒心，担心我们是蒋派来监视他的，不会真心与其合作。但即便如此，他对我们也能以礼相待，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和建议，也往往能够采纳。后来随着共事日久，双方的信任程度逐渐加深，他也改变了

过去的一些看法，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我们在后来的战争中彼此信赖，互相尊重，始终保持着军事指挥上的协调与统一，进而为取得反攻缅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切实的保证。虽然史迪威将军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便离任而去，但他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我们中国将领在处理与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方人员的关系问题上，也始终是比较得体的。一方面，在事关我们国家和军队尊严、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坚定不移，除非上级同意，轻易不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对于史迪威将军，我们像对待本国长官一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他下达的命令、指示，只要是正确的，便认真执行，从不违抗，并在工作中尽量积极地协助他。对待其他美国朋友，我们也努力体现出不亢不卑、宽和大方的风范，与之友好相处。即使双方一时发生矛盾，我们也保持冷静和理智，采用适当方式加以解决。譬如，我与史迪威将军共事一年多，尽管他有时脾气暴躁，但却从未与他红过脸。连史迪威也多次向我称赞起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重庆军委会和军政部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驻印军中的工作表现深表满意，曾一再给予褒奖。

新1军各师和总部各直属部队，在兰姆珈营地受训了半年多。1943年10月，缅甸雨季结束后，各部队陆续开始向前线挺进，按作战计划投入了对日寇的反攻。

四 筹划反攻及修筑列多公路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失利，使我国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路被切断，从此盟国援华物资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由于补给量极少，远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国民政府迫切需要重新打开这条供应线。美国为了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希望协助中英军队恢复缅甸，恢复滇缅路交通，使中国有力量拖住并打击更多的日本军队。

1942年7月，史迪威将军向中国最高统帅部提交了收复缅甸的备忘录，并很快得到了批准。但中国方面提出，为了确保反攻缅甸战役的胜利，美国至少应派出一师以上的战斗部队到达印度与中国驻印军联合作战，并在中国战场投入五百架作战飞机，同时还应使空运的援华物资提高到每月五千吨的水平上。此外，中国还要求英国派出一支强大舰队进出中国海和爪哇海，取得制海权，并进攻安达曼群岛以掩护陆军在仰光登陆，与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的军事行动相呼应。稍后，中国方面进一步提出，中国愿增加一师兵力（新30师）空送至兰姆珈受训，并在云南边境集结十五至二十个师兵力，分由滇西和缅北夹击日军。

此后，中、美、英三方围绕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进行

了频繁磋商。美国方面出于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需要，除对派遣地面战斗部队赴印缅地区参战表示有困难外，积极主张应帮助中国尽快实施收复缅甸和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的军事行动。但英国人的态度比较消极，他们既不愿看到中国因外援断绝而遭战败，又担心战后人英帝国在远东殖民地的势力受到削弱，因而对于中国军队参与收复缅甸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史迪威将军同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的几次会谈中，英方以后勤运输困难为借口，拒绝“增加在印度受训并以印度为基地的中国军队人数”，也反对中国军队在缅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几经协商，英国方面才勉强作出了让步。但事隔不久，英国人以其大批海军参加北非战役为由，取消了如期派遣舰队控制孟加拉湾的承诺，韦维尔将军亦将计划投入反攻缅甸战役的七师英军缩减为三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鉴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教训，也不愿单方面出兵缅甸，规复缅甸之议遂一度搁浅。

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苏联红军于斯大林格勒城下大败德寇，聚歼德军精锐的第六军团三十余万人，并生俘其司令官鲍利斯元帅，迫使德军停止了对苏联的战略进攻。与此同时，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击败了隆美尔元帅指挥下的德军，转入反攻。由于欧洲和北非战场出现转机，美英盟国重将目光移向东南亚战场。

1943年1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相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对日战略。在这次会

议上，一些美国高级军事将领力促盟国应尽快采取军事行动，打破日寇对中国的封锁。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将军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认为：“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方面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来和德国周旋；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根本政策应为向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武器，使他们能够作战。”

由于美方坚持，会议制定了旨在规复缅甸的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决定于1943年11月中旬反攻缅甸。

在“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史迪威将军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反复磋商了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攻击路线问题。

攻击路线的选择，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根据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便于大兵团作战，尤其要便于发挥驻印军比较优良的重装备的威力；第二，能迅速进出缅北地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一举而向孟拱、八莫等要点攻击；第三，公路修筑比较容易，并且为尔后使用效率高的地区。据此，史迪威最初曾有意在印度英帕尔地区选择一条攻击路线，因为那里通往缅甸的地势相对平坦开阔，比较有利于作战。但是这个设想立即遭到了平庸而圆滑的韦维尔将军的反对。他担心中国军队一旦深入到缅甸中南部，会加大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对大英帝国在战后重新控制这块殖民地不利。这样几经周折，最后决定的路线是从印度三省东北端的列多起，经大加卡

崎岖绝径的野人山区、胡康谷地的新平洋南折至孟拱、密支那，迄八莫与滇缅路衔接。

这条路线从地图上看，似乎距离较近。实际上野人山是崇山峻岭、森林密布、人迹不到的地方，只有蜿蜒于悬崖绝壁之间的羊肠小径可通。一到雨季，泥泞满道，蚂蝗遍地，跋山涉水，尤为困难。通过这一地区，要走十几天。修筑公路的困难也很多，路修成后，雨季根本不能通车，使用率也很低。因此，后来在整个缅北作战期间，我军大多不得不依赖空运补给。其次，胡康谷地、孟拱谷地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形势甚为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后方的交通反而便利，兵力转运灵活。迫使我军背靠绝地以攻天险，在作战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卡萨布兰卡会议后不久，中、美、英三国高级官员会晤于印度加尔各答，商讨如何协同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会议商定，中国驻印军和集结在云南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将按计划对缅北日军发动钳形攻势，会师后再向曼德勒挺进，与在缅甸中南部作战的英军会合。英美盟方再次承诺出动海军控制孟加拉湾，并在仰光登陆，还答应将空运中国的军用物资保持在每月一万吨左右。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大大加强中国战区的空中作战能力。据此，美国罗斯福总统批准成立了以陈纳德将军为司令的第14航空队。这支航空队以后逐渐扩大到拥有五百架作战飞机，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5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相邱吉尔再

次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高级军事会议，商讨盟军于北非战役结束后的行动和反攻缅甸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英美参谋部的高级军事首脑和中缅印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等，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出席了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企图改变已经商定的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邱吉尔首相提出，盟军应绕过缅甸，转攻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北端，再夺取新加坡，对东南亚日军作战略包围。这种拖延时日，逃避与敌决战的设想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总算确定了一个代号为“茶碟”的作战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定盟军在缅甸北部采取小规模军事行动，亦放弃了在1944年收复仰光的目标，“这意味着仰光以北去中国的交通不会在1944年打通”，故比起“安纳吉姆”计划，“茶碟”计划实际上是大大倒退了。

1943年8月，在苏联和北非战场上接连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已暗中与英美盟国接洽无条件投降（投降协定在8月底正式签订）。为了权衡意大利投降以后的战争局势，确定全面击败德、日法西斯军队的作战方略，英、美两国首脑又于8月19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代号为“四分仪”的高级会晤。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人的主张似乎占了上风：会议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坚决主张，决定1944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并制定了美英盟军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反攻的“霸王”战役计划；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从其太平洋战略出发，亦敦促英国痛

下决心，在东南亚与中、美两国军队联合对日决战，收复缅甸。会议并决定成立一个由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担任统帅、史迪威将军担任副统帅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英、美、中三国军队在缅甸、锡兰、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等地区的作战行动。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个全面击败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计划。

为了增强中国的抗日能力和确保反攻缅甸战役的胜利，魁北克会议还作出了几项与中国有关的具体决定：扩建机场，尽快提高中印空运能力，力争至1944年6月达到每月二万吨的水平；中、美、英联合铺设一条由加尔各答经孟加拉阿萨姆穿越缅北直通昆明的管径六英寸、长约三千余公里的输油管道，这将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列多公路应迅速延伸至芒友，与滇缅公路相衔接，尽快全面恢复这条中国重要国际交通线的运输能力；使用B-29型轰炸机，从中国基地轰炸日本本土；派遣一支人数大约有三千人的美军精锐突击队，到达缅北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这支代号为“加拉哈德”的美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擅长以远距离渗透的战术，突击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应当说，以上几项决定，对于支持中国的抗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43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齐聚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中国方面强烈希望尽快发动反攻缅甸的战役，并再次表示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将按计划，分由列多和

保山进攻（时驻印军新1军已由列多前进基地攻击前进），但这项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在孟加拉湾的英国海军的策应。为此，中国建议“英国海军应及时集中，为行动作好充分准备”。

然而会议却只讨论了英国方面提出的一个代号为“锦标保持人”的作战计划。这项计划规定：中国驻印军两个师由列多向缅北发动攻击（此项行动已在实施中）；英军第15集团军四个师于1945年1月中旬，“将在若开区向前推进以占领改善的防线，并将利用任何可以获得的成功”；同时英军第4集团军三个师“将向茂叻、明塔、锡当进军，尽可能向东南推进；美国伞兵部队于1945年3月中旬袭占英都，配合中英军队作战。

由于“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未明确规定中、英、美三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目的，亦未提英海军在孟加拉湾集结，水陆两栖攻占仰光的方案，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方面要求迅速打通滇缅运输线的战略需要，故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先生等中方代表在会议期间一再要求“盟军向曼德勒进军，并坚持必须配合海军行动”，盟方“必须每月空运一万吨物资去中国”。但这些要求在英国方面的种种借口下，均未被接受，最后蒋先生只好同意了“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

开罗会议后不久，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1月2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讨论盟国对德、日军事行动问题。会议以后，英相邱吉尔竟以“苏俄已答应出兵对日作战，东南亚军事行动失去了意义，中国方面的贡献更无足轻重”为

由，又进一步决定放弃缅甸作战计划。

围绕反攻缅甸之议，英国方面一再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使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联合军事行动始终无法实施，其中自有一番缘故：在指导战争的战略思想中，英国人历来把欧洲放在优先的地位上来考虑，他们认为在欧洲战场的胜负，将决定整个战争的结局，从而不愿在远东集结和消耗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英国也不愿意或不情愿尽全力援助中国。按照英国人的观点，中国一旦在战后取得亚洲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就将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威胁和损害。他们固然不希望中国在战争中被打垮，但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战争而强大起来，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有的局面，使中国永远处在贫穷、软弱、分裂的状态中。这实际上也是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想。正是基于这一点，英国人才再三阻挠发动旨在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反攻缅甸战役。如果英国必须在远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那么他们宁愿把目标放在新加坡到香港这一线，因为这样可使英国在战争胜利之后，继续保有这些海外领地。在这些问题上，充分暴露出这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极端自私和狡猾。

而这时的中国，在经历了整整六年多的抗战之后，国力消耗甚大，各方面都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中。国民政府亟需迅速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将大批援华物资输往国内，以维持大后方日益恶化的经济和补偿前线的战争消耗。由于英国不肯在南缅登陆，进而承担与中美军队联合收复缅甸的义务，因而依靠中美陆军修通列多路，借此使大批物

资直接由印度陆路输往国内之举，即成为当务之急。同时，美国方面也担心中国政府会因英国的消极态度，而动摇在缅北发动军事进攻的决心，亦一再催促中国尽快行动。

先是，蒋介石先生于1943年10月19日，在重庆邀请盟方蒙巴顿将军、史迪威将军、索默维尔将军（美空军补给司令）和中国将领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等开会，商讨反攻缅甸的作战方略。其中确定，中国驻印军将于1944年1月15日首先由列多发动攻击，目标是推进至北纬23度一线，以确保列多路的安全。会后，史迪威将军主动将攻击日期提前，命令新38师于10月下旬由列多东进，一面掩护筑路，一面攻击前进。英国决定放弃在南缅的登陆计划以后，中国驻印军加强了在缅北的攻势，除已在前线作战之新38师外，新22师以及部分直属炮兵、战车部队陆续调往前线，投入攻击。

中国驻印军的作战方针是：从列多前进基地出发，经野人山区进入胡康谷地及孟拱谷地，夺取缅北重镇孟拱、密支那等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推进，将日军逐渐压迫至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歼灭之。其第一期攻击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之线；第二期攻击目标为八莫、南坎、腊戍之线；第三期攻击目标为曼德勒。关于驻印军在缅北作战的详细情况，我将在下两节作专门介绍，这里暂不赘述。

正当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日军酣战，并节节向前推进之际，日军突然对驻在印度英帕尔平原的英军，发动了计划已久的大规模进攻。直到这时，一直消极避战的英国人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投入战斗，在科希马——英帕尔地区与

日军进行了一场长达三月之久的激烈而残酷的厮杀。

日军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明显的，他们企图攻占印度英帕尔地区，摧毁这里的机场和物资仓库，并重创或消灭英军，使其失去反攻缅甸的能力。同时，一旦击溃英军，切断阿萨姆——孟加拉铁路，也将使在缅北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因失去后方供应而孤立无援，最后不得不重蹈 1942 年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失败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英帕尔的英军能否守住阵地并击退日军的进攻，对于整个东南亚战局的确具有关键作用。所以，在科希马——英帕尔战役的紧急关头，中国驻印军曾有撤回精锐的新 38 师，调到英帕尔协防英军之议，幸而不久战局转危为安，此议遂罢。

为了牵制日军，策应中国驻印军和在英帕尔的英军的行动，我最高统帅部下令驻扎在滇西的十余万中国远征军于 5 月 11 日强渡怒江，向日军第 56 师团等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迫使日军三面应敌，在战略上陷于不利的境地。

或许可以这样说，日军对英帕尔的冒险进攻，虽给驻印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一度造成很大威胁，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把英国人重新拉回缅甸战场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中、英、美三国协同对日作战的局面，这大概是日军和盟方都始料不及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叙述一下列多公路（即中印公路）的修筑情况。早在 1943 年初，中国驻印军的攻击路线确定之后，史迪威将军就与韦维尔将军商定，由美国修筑一条从列多穿越缅北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直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以便在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反攻时

借以提供物资支援，同时还可使大批援华物资经密支那中转空运中国国内，不必再飞越那令人生畏的驼峰。

由于缅北地势复杂，气候异常，人迹罕至，无论是筑路，还是作战都非常困难。英国人开始不相信能在这—地区筑路，认为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根本无法实现。尽管如此，中美工兵部队还是于这年3月，在美国供应处的惠来少将和阿鲁斯密准将指挥下，开始了这项艰苦险峻的工程。

最初参加筑路的部队，是我工兵第10团，及美国工兵两个团，还有雇佣的一些当地劳工。这时雨季尚未来临，地形较佳，筑路机械亦充足，工程开始时进度尚称迅速。自5月以后，雨季来临，加上已临近野人山区，终日阴雨泥泞，疫病肆虐，工程进度为之大减。7月中旬，我工兵第12团亦由兰姆珈调到列多参与筑路。8月间雨季将逝，驻印军总指挥部乃增调工兵部队，日夜赶筑。这时在筑路工地上的中美工兵部队，除我工兵第10、第12团，美军工兵45、第330团外，还有美军第823、849两个航空工程营，第209、第1883、1905等三个战斗工兵营，另有部分英国人率领的印度、西藏、尼泊尔劳工，总计实际施工人员达七千余人（美国工兵每月轮休一部，此数未含）。中美筑路部队不避艰险，突击抢修，使每日进度平均可达一英里左右。

9月初旬，工程渐达南荣河畔，为加快施工进度，遂改为分段筑路。我工兵第12团等部，在新38师先遣支队的掩护下，经过一百零三昼夜的艰苦施工，在南荣河上建起一座全过程中最大的耐重桥梁，并将公路修筑至通往新平洋

的那斯考。此后，中美工兵部队在野人山区，不顾毒蛇、猛兽、蚂蝗、蚊蝇的滋扰，伐森林、凿峻岭，昼夜施工，风雨匪懈，几乎在我军战斗部队前进至大龙河西岸的同时，于1943年12月27日将长达116英里的列多——新平洋公路路基修通。此段公路是全部工程中最为艰险的一段，中美工兵部队克服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其血汗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如期完成任务，为取得后来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中美工兵部队的此番壮举，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自列（多）新（平洋）段路基辟通后，虽然暂时可以通车，但为保证公路在雨季畅通无阻，中美工兵部队突击加宽路幅，并在路面上铺设碎石。由于公路沿线岩石甚少，要在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运取，因而大大影响了工程进度，直到1944年5月间才使这段公路完全竣工。以后筑路部队除以一部继续担任公路保养任务外，大部则紧随新一军的战斗进展，逐次将旧的牛车道加以修缮，使汽车能够通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同时，鉴于旧有的牛车道所经之线地势低洼，易被淹毁，筑路部队乃另测新线，以新平洋为起点，循旧有道路东北侧地势较高区域，经大龙河、新龙河、茂林河、大宛河等处，重新修筑了一条直达丁高沙坎的公路路基。这段路基虽然在5月底即告竣工，但因雨季来临，数度为洪水冲断，几经抢修，终于在7月间通车。尔后再衔接旧路，略加修葺，通车至瓦拉渣。这时我军主力已相继攻占了缅北要地卡盟、孟拱。

列多路自瓦拉渣经卡盟至孟拱一段，本有旧线可资衔

接，亦因地势低洼，又值雨季，泥水没膝，无法通行，虽几经修缮，终难使用。除卡（盟）孟（拱）一段勉强可通行外，其余时被洪水淹没。中美工兵部队不得不另择新线，越孟拱河，循河之东，傍山西麓，不经卡盟、孟拱而直趋密支那，改辟一道。这条路既可避雨水冲毁，又较旧路缩短一半，使用价值甚好。我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后，列多公路自列多至密支那之间全线通车，大批物资以密支那为中转源源空运国内，对国内抗战贡献殊大。

1944年雨季以后，中国驻印军继续乘胜前进，经浴血奋战相继攻克八莫、南坎、腊戍诸重镇，中美工兵部队随大军之后赶筑公路，连结各点，并与滇缅公路相衔接，至此列多公路全线竣工。

五 反攻缅北之役（上）

日军自 1942 年 5 月在缅甸击败中英军队后，即分兵攻略缅境内各要点。当时及以后驻扎在缅甸的日军，先后计有第 2、第 15、第 18、第 31、第 33、第 49、第 53、第 54、第 55、第 56 及第 5 飞行师团等十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先是，日军第 15 军以所属之第 56 师团驻守平戛至腊猛、腾冲之线，与滇西中国军队沿怒江对峙，其纵深迄腊戍东西之线；第 18 师团部署于腾冲以西至密支那、卡马因相连之线，纵深迄眉苗、曼德勒之线，西北方向隔野人山与中英军队对峙；第 33 师团担任卡里瓦、干高迄阿卡布南北之线，向东迄泰缅边境间地区防卫；第 55 师团集结于普罗美至同古东西之线以南地区，为预备队，以一部任海岸警戒；军部位于仰光。以后，日军为向英帕尔之英军发动攻势，于 1943 年 3 月 27 日组建缅甸方面军，并以第 15 师团、第 31 师团及炮兵、战车、工兵等战斗部队增援，随后又于同年八月将驻于爪哇方面的第 54 师团增援缅甸。在这之后被陆续征调到缅甸战场的日军还有第 2、第 49、第 53 师团等部队。

日军第 18 师团是一支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精锐部队，曾在日军发动的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号称

“亚热带丛林之王”。该师团进驻缅北后，以密支那、孟拱为基地，锐意经营，严密布防，在各战略要点赶筑坚固工事，企图长期固守，并伺机向我进攻。不久，其第114联队向新平洋、大洛前进，击溃当时驻扎在胡康地区的英军，一度进入野人山区。尔后因雨季洪水泛滥，补给困难，日军除留少数兵力在新平洋警戒外，主力撤至于邦地区。我驻印军在反攻缅北战役前期战斗中的主要对手，便是日军强悍的第18师团。

早在1943年春，驻印军新38师114团即奉命进入野人山区，掩护中美工兵部队筑路。3月中旬，该团接替英军在卡拉卡、唐卡家一线的防务，屡次击退日军袭扰，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是年秋，新38师、新22师奉命逐次向列多集结。不久新38师112团接替了114团防务，根据史迪威将军的作战命令，于10月中旬雨季结束后，分三路向新平洋、于邦一线挺进。胡康谷地的争夺战由此展开。

胡康谷地由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组成。这一地区多为原始森林，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一些地段水势汹涌，舟楫亦难通航，素有“绝地”之称。在地形如此复杂的地方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对于刚刚学会掌握美械装备，并不十分熟悉亚热带丛林作战的我军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军进攻新平洋、于邦之初，根据总指挥部提供的情报，以为这一带仅驻有少数日军，双方交战后始知正面之敌是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第55、56两个联队。日军凭藉兵力优势，据险防守，战斗一开始就极为剧烈。10月29日，

我军经多次血战攻占新平洋，并乘胜向于邦攻击。而于邦之敌依据坚固工事，顽强死守。我军因总指挥部参谋长波德诺将军迟迟不肯调炮兵前往助战，攻击一再受挫，伤亡较大，陷于苦战中。日军趁机以第55、56两个联队主力反扑，与我军拉锯争夺，战况至为剧烈。我奉命支援112团战斗的新38师114团第1营，在激战中为敌重兵包围，与友军联络及补给完全断绝。该营官兵以芭蕉、毛竹、树叶为食，苦撑月余，击退并重创日军十余次疯狂进攻，阵地寸土未失。第112团各营也顽强顶住了敌人的凶猛反扑。

12月中旬，新38师113团、114团（欠一营）及炮兵一营奉命向于邦增援。该师派出有力部队，分别沿大奈河西岸和大龙河东岸地区，在密林中开路前进，秘密迂回至敌之侧背，发动奇袭，迫使日军纷纷龟缩至于邦核心阵地内。不久，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和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先后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我军士气益振。该师在美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发动猛烈攻击，经激烈壕战，终于在12月29日将于邦攻克。残敌在退逃途中又遭我伏兵夹击，损失惨重，几乎溃不成军。此为于邦之捷。

于邦之战是一次规模不太大的战斗，但敌我殊死较量，战况极为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最后终以我军胜利、日军失利而结束。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给予了第18师团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号称所谓“亚热带丛林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军将士的作战信心和勇气。而日军经此一战，也开始意识到这支一年多前被击败而退入印度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力，“已达

到不可与昔日相比的精强程度”，成为其强劲对手，从此再也不敢轻视我军。

于邦之战后，我军完全控制了大龙河西岸各据点。此时新 38 师已全部开抵大龙河西岸，新 22 师先头部队亦到达新平洋附近地区。12 月 28 日，驻印军总指挥部命令新 22 师担任右路，向大洛攻击前进；新 38 师担任左路，沿新平洋至班腰卡之线以北地区，向太伯卡及甘卡等地攻击。

1944 年元月 9 日，新 22 师以一个加强团兵力（第 65 团附工兵一营）渡过大奈河，沿左岸草莽密布的崎岖山地，逐段开路前进，不断击破小股日军的阻击，于 14 日进至百贼河北岸。这时发现日军主力已集结在百贼河南岸，沿大奈河向北占领阵地。我军遂于 22 日夜将该敌完全包围，次日上午即发动全线猛攻。经几小时激战，日军抵敌不住，纷纷退守核心阵地做困兽之斗。我军遂以三面压敌，缩小包围圈。此时敌我咫尺相接，炮兵均失去效力，手榴弹、掷弹筒、轻重机枪、小迫击炮等近战兵器则发挥至最高程度，日军阵地四周火光冲天，杀声震野，战斗空前激烈。至 25 日，日军大部就歼，少数残敌被迫向南逃窜，立即遭我阻击部队迎头痛击，几乎无一生还。此战我军共毙敌三百余名，经查该敌为日军第 55 联队冈田大队主力。

右路军歼灭日军冈田大队主力后，乘胜前进，利用阿好河以南至大洛间较为平坦的有利地势，沿途扫荡小股日军，于元月 31 日占领大洛，残敌纷纷渡河向大奈河右岸逃窜。

左路军新 38 师主力亦于 1944 年元月初，分三路渡过

大奈河及大龙河，以分进合击的态势直取太伯卡，并向甘卡挺进。该师右翼支队第114团于元月12日进抵孟阳河附近，遭到凭借层层坚固工事的日军第55联队第1、2大队的顽强阻击，经十余日剧烈战斗，该团先后毙伤敌大队长以下三百余名，但由于日军以主力在孟阳河至太伯卡一带设防，使我军前进一再受阻，演成胶着状态。

该师左翼支队第113团（欠第2营）于元月11日渡过沙色河，即向盘踞在大龙河东岸的日军发动猛烈进攻，连克大班卡、乔卡、宁鲁卡诸要点，逐步向据守太伯卡的日军进迫。是夜，约一个加强中队的日军，分乘四只大竹筏，在太伯卡对岸渡口渡河，企图向太伯卡增援。我军及时发现了敌人的这一行动，即以第113团3营9连，利用黑暗悄悄绕至河边，俟敌半渡，集中轻重火力猛烈射击，将竹筏全部击沉，竹筏上的日军被击毙百余。次日天明，河面上浮满敌尸，令敌胆寒。

这时，该团第1营奉命在森林中开路前进，并清扫日军埋设的地雷，秘密地向太伯卡之敌右翼包围。1月30日，第1营到达指定位置，突然向太伯卡发起猛攻，将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该团第3营也乘势沿大奈河北岸，向东攻击敌之左翼。日军凭依坚固工事和复杂地形，顽强抵抗两昼夜，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向东南方向撤退，我军于2月1日下午二时将太伯卡完全占领。据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该敌为第56联队第2大队。

在新38师左右两翼支队与日军激战之际，孙师长另派第112团2营，配属炮兵一连，组成左支队，在密林中开

路前进，经一周时间悄悄迂回至敌后，出其不意地击溃宁便对岸之敌，继而在第113团支援下，向甘卡挺进，与敌恶战数日，重创敌第56联队第3大队，于元月16日占领甘卡，残敌纷纷向南逃窜，我军乘胜向东南方向展开追击。

第114团在孟阳河以东地区与敌对峙多日，其间多次击退日军疯狂反扑。2月6日，该团调整部署，加强火力，再度发动强攻。激战至9日黄昏，终将守敌全歼，毙敌第55联队第1大队长室禧大尉、中队长大森文一中尉以下近百名，缴获战利品甚多。此后，该团在友军策应下，迭经激战，先后毙伤日军二百余名，将森邦卡以北孟阳河以东的敌人全部肃清，并与第113团部队胜利会师。第113团及左支队（第112团第2营）亦先后将太伯卡东侧河套之敌，以及茂林河以北、茂林河、大奈河东南河套之敌肃清，彻底粉碎了日军固守大龙河东岸、大奈河南岸，拒阻我军渡河深入的企图。

与此同时，我右路军新22师方面亦捷报频传：该师第65团3营，奉命横越十二英里之宛托克山，攀登高达三千英尺以上的危崖绝壁，历尽艰险，先后击溃敌冈田大队残部和菊大队主力，由西直捣腰班卡；该师第66团则由康道渡河，秘密开路南下，逐次击破日军抵抗，逼近班腰卡北端，迫使日军向孟关方面退去。这样我左右两师完全控制了胡康谷地心脏地区孟关外围的全部重要据点，并完成了对孟关之敌的围击态势。

此次战役，日军在兵力上较我略有优势，且占地势之利，但由于我军将士用命，指挥灵活，终使日军连遭败绩，

锐气大挫，特别是我军在战斗中经常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在原始森林中开路奇袭敌人，收效很大。史迪威将军对孙、廖两位师长的卓越指挥大为赞赏。原来他规定新 22 师、新 38 师两师的指挥权，由其直接掌握，经此胜利，始将指挥权还给该两师师长。

我军相继攻占孟关外围之腰班卡、拉征卡、拉貌卡及茂林河沿线等重要据点后，日军第 18 师团主力纷纷向孟关集结，其师团长田中信一亦亲自坐镇孟关指挥，准备对我军实施反击。为争取主动，驻印军总指挥部命令新 1 军新 22、新 38 两师不失时机地向南及东南推进，夺取沙杜渣及其以北高地。据此，我军乃以新 22 师为右翼，新 38 师为左翼，两师以大奈河、南比河相连之线为作战地境线，各于线以西及以东地区向南攻击。同时，独立战车第 1 营附新 22 师 66 团 1 营，奉命在大奈河西岸秘密集结，沿孟关东侧，穿过原始森林地带，绕敌侧后，断敌退路。此外，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的的一个支队（约步兵一团兵力）由宁便出发，在我军左翼前进，相机进取位于孟关东南的重要据点瓦鲁班，抄袭日军后方。

自 2 月下旬起，右翼新 22 师各团分路向孟关攻击前进。3 月 1 日，担任正面攻击的该师 64 团在唐开以北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其先头之第 2 营，遭敌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的三面围攻，形势数度濒于危急，幸赖该营官兵沉着冷静，勇猛拼杀，扭转了危局。翌日，敌我再度激战竟日，迄晚日军渐渐不支，遗下六七十具尸体，向南溃退。虽然我军在这场战斗中也遭受了较大伤亡，但狠挫了敌人的嚣

张气焰，为尔后攻克孟关奠定了基础。

第66团也于3月2日切断了般尼至孟关的公路，与增援日军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战斗，卒将这股敌人包围在孟关以南地区。至3日，被围日军被迫向南突围，但其几十次冲锋均被该团第2营击退。4日，日军孤注一掷，向我军阵地连续施放燃烧弹，然后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集中全部兵力向南冲击。我军阵地一时浓烟滚滚，大火熊熊，形势颇为危殆。但该部队指挥官异常冷静，一面指挥官兵扑火，一面组织火力拦截日军，最后将逃敌大部歼灭。仅遗弃在阵地上的敌人尸体就有一百三十余具，此外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被我缴获。

第65团方面，亦在原始密林中艰难拓路，向般尼方向前进。但因地形复杂、林密蔽日，一度迷失方向，经过十余日艰苦跋涉于3月3日方抵达般尼以北地区，即协助第66团将由般尼向孟关增援的日军全部肃清。

3月4日，新22师各团已从北、南、东三个方面完成了对孟关的包围，驻般尼的日军也在第65团一部的牵制下动弹不得。5日，该师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孟关之敌发起全线猛攻，战斗空前激烈。激战中，第64团2营官兵，冒着敌人浓密的炮火，首先突入孟关北关，与日军进行巷战。第66团3营随即冲至孟关西南侧，但马上遭到日军三面围击，情势十分危急。该营官兵不怕牺牲，敢打敢拼，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终于突入孟关西关，最后与第64团2营在城内会合。至晚，孟关残敌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南逃，我军遂将这座缅北的重要门户完全占领。是役我军毙敌近

千人。缴获武器、弹药及各种物资无数。

为配合新 22 师夺取孟关，左翼新 38 师亦向大奈河、南比河右岸的日军发动凌厉攻势，使其兵力无法转用于孟关方面。该师以第 112 团第 3 营为右翼队，以第 113 团（欠一营）附山炮、工兵各一连为右翼队，于 2 月 23 日分别向丁克莱卡、大林卡、拉曼渣卡，以及恩新卡、丁宣卡、马高、瓦卡道一线攻击前进。

部署在这一带的日军，主要是敌第 18 师团 55、56 两个联队的残部。新 38 师官兵乘战胜余威，奋勇冲杀，迭经苦战，予敌沉重打击，先后毙伤日军七百余名，于 3 月 2 日相继占领拉曼渣卡及瓦卡道之线，其前锋部队还越过拉曼河，追击南溃之敌，攻占拉树卡，一直进抵沙鲁卡道北岸附近。这样，新 38 师以出色的战斗将拉曼河及大宛河以北的日军全部肃清，有力地支援了新 22 师攻打孟关的作战行动。

由于我新 1 军主力将敌第 18 师团均吸引于孟关及以东地区，故在我军左翼担负抄袭日军后方任务的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千余人，一路几乎毫无阻拦，进展迅速。不料该部于 3 月 4 日前进至瓦鲁班附近小河东面时，突遭日军两个中队兵力的袭击，立刻停止前进，向我军连连求援。新 38 师孙师长闻讯急派第 113 团星夜驰援。该团经两昼夜急行军，于 3 月 6 日占领位于瓦鲁班东北一英里的拉干卡，击退压迫美军之日军，并乘胜向瓦鲁班攻击。这时孟关业已为我军攻克，新 22 师主力沿公路南下，一路追歼向瓦鲁班方面逃窜的残敌。

在瓦鲁班追击战中，驻印军战车部队表现极为突出。先是，我独立战车第1营在步兵一营的协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自孟关东侧穿越原始森林地带，迂回至孟关南方，切断了孟关通往瓦鲁班的日军补给线，并协助主力攻击孟关。孟关克复后，该部即由公路东侧南下，实施超越追击。3月8日，我战车部队进抵瓦鲁班西北侧，与日军遭遇。敌人未料到我军战车部队竟能通过地势十分复杂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如此迅速地出现在面前，一时猝不及防。我军铁骑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日军在我炽盛火力扫射下死伤惨重，其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以下450余官兵，不是为我军枪弹射杀，便是为战车履带辗毙，只有少数残敌落荒而逃。独立战车第1营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将其指挥系统全部摧毁，并缴获其司令部关防一颗，装甲车两辆，卡车及指挥车各一辆。次日，新22师、新38师主力已到达瓦鲁班附近，形成合围态势。日军虽迭遭重创，失去指挥，犹据坚固工事做困兽之斗。但我军士气高昂，攻势凌厉，经两昼夜激战，歼敌千余，力克瓦鲁班及秦诺两个重要据点，新22师随后又于15日夺取丁高沙坎，日军第18师团残部被迫退守胡康、孟拱两谷地之分水岭——坚布山隘口，企图拒阻我军继续南进。

坚布山为胡康、孟拱两谷地之分水岭。自隘口以北之丁高沙坎至南之沙杜渣，全长约十公里，山高达三千余英尺，只有羊肠小道蜿蜒于山间，形成隘路。隘路两侧高山，地势险峻，森林密布，日军集中三十余门火炮据险防守，使

我军仰攻十分困难。

为避免正面强攻徒遭伤亡，我军巧妙用兵，以新 22 师主力在战车第 1 营支援下担负正面仰攻，另以新 38 师之 113 团（附山炮一连）与美军“加拉哈德”支队一部配合，在森林中伐木开路，悄悄向敌侧背迂回。该师主力则沿大奈河谷前进，到达大克里后，继续向高利前进。此外，还有英军一旅，在我军右翼向龙京方向搜索前进。

自 3 月 18 日起，担任正面攻击的新 22 师先头之第 66 团，在战车两排掩护下，沿山路正面向坚布山之日军发动猛烈进攻。由于山高林密，火力不易发挥，敌我双方在隘路两侧茂密的山林中短兵相接，混战一团。经旬日之激战，该团将当面之敌逐次击溃，但自己亦蒙受重大伤亡。至 26 日，新 22 师 65 团接替 66 团任务，继续向高鲁阳攻击。另以第 64 团主力，翻越隘路以东之山地，突袭日军侧背，于 28 日攻克高鲁阳。是时，新 38 师之 113 团及美军部队沿库芒山拓路前进，经近十日艰苦跋涉，于 28 日进占沙杜渣以南之拉班，即向北猛袭坚布山日军侧背，使守敌陷入南北受敌的被动境地。3 月 29 日，新 22 师在新 38 师 113 团策应下，发动凌厉攻势，一举攻克沙杜渣，日军遗尸遍野，全线溃败。自此，缅北天险要隘，尽在我军掌握之中，通往孟拱谷地的门户亦被打开，胡康谷地战役遂告结束。

是役我军南进一百五十余公里，重创日军第 18 师团，前后毙伤日军达一万二千余人，俘敌六十余人，缴获大炮十五门，机枪、步枪近八百支，其它弹药装备则不计其数。昔日曾称雄缅北的所谓“亚热带丛林之王”——敌第 18 师

团，从此一蹶不振了。

我新1军主力以破竹之势突破坚布山天险，并攻克拉班、沙杜渣等要点后，未及休整，即在战车和美空军支援下长驱南进，分路向孟拱谷地进击。此时我新30师已整训完毕，正源源由列多向新平洋集结，第50师、第14师亦由国内空运至印度列多，并于4月初旬陆续开赴前线作战，驻印军兵力由此大大加强，军威益振。

孟拱谷地是沿孟拱河两岸谷地的总称，其地势狭长，南北纵长约一百二十公里，东西横宽十公里左右，南高江蜿蜒流经其中。每到5月至10月之雨季，洪水泛滥，山地泥深过膝，平地则一片汪洋。孟拱城位于谷地水陆交通中心，有孟拱河、南英河作天然屏障，与密支那、卡盟（加迈）等重镇互成倚角，为军事战略要地。日军为拒阻我军南下，以第18师团残部及新增援的第56师团146联队、第2师团4联队全部布置在孟拱谷地，企图凭借有利的山川地势及坚固工事，逐次抵抗，迟滞我军前进，以期在卡盟地区与我决战。

根据史迪威将军的作战命令，我军决计以新22师由南高江西岸沿公路南下，向卡盟推进；以新38师一部，沿南高江以东山地，越过丁克林地区后，向卡盟及以南地区进出，威胁敌之侧背，以策应新22师方面的作战行动。

据此，新22师65团（欠一营）配属第64团3营、第66团1营，在战车第1营及美空军第4航空队支援下，于3月30日沿公路向南攻击前进。第65团1营则奉命向伦京推进，掩护主力之右侧翼，其余第64、第66两团（各欠

营)暂于沙杜渣集中待命。新38师以第113团攻击东西丁克林之线,第114团沿南高江东岸越过丁克林后,向南推进,与新22师会攻卡盟。第112团主力则向科隆卡挺进,拒阻日军向西北移动,掩护我军左侧翼。

新22师65团及配属部队经数日激战,迭创日军,4月3日在拉班以东与新38师113团会合,随后南下直取敌要塞瓦康,但在瓦康附近遭到据险防守的日军的顽强抵抗,敌我演成胶着状态。不久,新22师64团主力奉命前往助战。经激烈战斗迫敌退守主阵地,我军进而将瓦康三面包围。

4月10日,新22师65团主力及配属之64团3营、66团1营,向瓦康之敌发动猛烈进攻,双方恶战两日余,伤亡均很惨重,最后日军在我炽盛炮火覆盖和步兵凌厉攻势下大部伤亡,残敌不支溃逃,我军于12日上午10时控制了瓦康。至14日,第65、第64两团基本上肃清了瓦康附近之敌,除一部沿公路向南追击残敌外,主力暂时休整。此时担任右翼掩护任务的第65团1营,亦经多日激战,不断击破日军抵抗,向伦京方向节节推进。

新22师前后与日军鏖战半月,击毙敌大尉以下官兵四百余,生俘数人,缴获军械弹药及物资,但自己也付出了伤亡七百余人(其中阵亡一百八十人左右)的代价,足见战斗之激烈程度。

新38师方面,第113团(附山炮工兵各一连)与新22师65团于拉班以东会合后,即渡过南高江,沿东岸攻击前进,于4月3日攻占巴杜阳,然后转向西南丁克林之线推进。该团各营奋勇作战,先后毙敌百余,于4月14日前后

分别攻占西、中、东丁克林。这样，瓦康迄丁克林之线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

我军攻占瓦康、丁克林之线后，沿公路抵抗的日军主力退踞英开塘及沙逊山附近，在孟拱河以东的日军则退守高利、瓦兰、拉吉等地，敌人企图借地形之险及坚固工事，拒止我军前进，并相机反攻。

为了迅速夺取卡盟，歼敌主力，我驻印军前线各部队根据原定部署，继续向南攻击。

右翼新 22 师以第 65 团（配属第 66 团 3 营）沿公路担任正面攻击，第 64 团在其右侧沿公路以西之沙逊山前进，以策应正面战斗。该师各攻击部队自 4 月 17 日开始行动，经近旬日苦战，第 65 团及配属之第 66 团 3 营击溃日军层层阻击，于 25 日进抵英开塘以北之潘玉河北岸。当日午，南岸日军集重兵向我疯狂反扑，我军官兵沉着迎击，以手榴弹及白刃与之相搏，激战两小时后，日军遗下五十余具尸体，溃回原阵地。翌日，我军发动猛烈攻击，并击破日军第一道防线，但敌人退守预备阵地顽强抵抗，形成对峙状态。27、28 两日，我军对正面之敌发动多次攻击，均遭到日军凶猛的顽抗和反扑，进展颇缓。其间，第 66 团 3 营为策应主力战斗，曾从各连抽调出 30 名精壮士兵，编成突击队，由排长姜有霖率领，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强行冲锋，激战三小时，敌人仍死守不退。29 日，第 65 团 2 营 5 连在战车第 1 营一部的配合下再度发动攻击，惜因气候恶劣，空军无法出动支援，我军在敌人猛烈炮火袭击下伤亡颇重，该连连长李纪元阵亡，战车三辆被击毁，亦未取得显著战果。

此后，我军集中各种火炮向敌阵地持续进行压制性轰击，不使其稍有喘息。一直到5月2日，敌我仍相持于英开塘以北地区。

是时，我右翼支队第64团主力经多日激战和秘密行军，亦于5月1日陆续开抵英开塘西南地区。我军遂从北、东北、西南方向对英开塘完成包围态势。

5月3日，天气转晴，史迪威将军抓住有利时机下令对英开塘日军发动陆空联合总攻，下午一时，美空军三十六架战机翱翔于英开塘上空，轮番对敌阵地俯冲轰炸，我战车第1营随即出动五十七辆轻中型战车超越步兵线攻击前进，以轻中型战车交互掩护，突入敌阵，纵横驰骋。我各种火炮亦随战车前进，逐次延伸射程，以炽盛火力压制敌战防炮及战车肉搏队，日军阵地几乎全部被摧毁。我军步兵乘机突入，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极为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入夜以后，日军因伤亡奇重，乘夜幕掩护偷偷向南逃窜，但为我军及时发觉，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将其歼灭大部，仅有少数敌人逃往马拉高。至4日中午，我第65团部队完全控制了英开塘，与由南向北夹击日军的第64团会合。

攻克英开塘，是驻印军发动缅北攻势以来，陆空协同攻坚战斗的首次成功战例。此战不仅显示了我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强大威力，也为后来的一些攻坚战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次战斗前后共十八日，共击毙日军四百余（击伤数不详），缴获武器弹药甚多。我军亦阵亡官兵一百五十余名，伤五百余名。

左翼新38师方面，自第113团占领丁克林之线后，即

沿孟拱河东岸山地分两路南下；第 114 团（附山炮一连、工兵一排、无线电五班）居右，由巴杜阳向南前进，在丁克林超越第 113 团向卡盟方向攻击前进；第 112 团居左，由巴杜阳附近沿东丁克林东侧南沙河，经荡板山秘密开路向瓦兰以西前进，夹击奥溪以北日军，并随时准备策应卡盟方面的战斗。第 113 团作为师预备队，奉命在丁克林一线警戒。

4 月 16 日，第 114 团先头之第 3 营奉命超越第 113 团阵地，向的克老缅以北之拉克老河一线攻击前进。这一线是日军部署在孟拱河东岸的第一线抵抗地带，敌人共集结了三个大队的主力，兵力甚为雄厚，且阵地坚固，纵深配备，并有轻重炮火支援，企图固守。17 日，第 3 营在拉克老河北岸与两中队之敌相遇，发生激战。日军十分嚣张，以一部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正面阵地猛扑，另一部则渡过拉克老河，向我军左翼逆袭，双方混战一团，杀声震野。我军沉着应战，予敌很大杀伤，阵地屹立未动。至 19 日，我军在山炮及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反攻，将越过拉克老河的日军全部歼灭。此后当面之敌几度进行反扑，均被我军击退。23 日，作为团预备队的第 2 营投入了战斗。该营以一连兵力（第 4 连）配合第 3 营攻击马诺卡道，主力则经马诺卡道东侧向的克老缅推进。经激烈战斗，我军攻克了地势十分险要的马诺卡道一带日军阵地，第 2 营主力于 26 日乘胜进抵的克老缅以北地区，日军据险死守，战斗至为激烈。是时，该营第 4 连已由东侧秘密渗入敌阵地侧后，前后夹击日军，一举突入敌阵，继向两侧席卷，日军伤亡惨

重，残众向东西瓦拉逃窜。该营乘胜前进，在炮火支援下猛攻东瓦拉，经十日剧战，始将这一要点攻克，少数残敌退往西瓦拉。

在此前后，该团左翼第1营亦由崇山密林中开路南下，沿途与日军多次恶战，并予敌重创，一路向大龙阳方向挺进。5月7日，该营进抵拉吉西北地带。拉吉是循的克老缅至大龙阳的唯一交通要冲，附近多为悬崖绝壁，易守难攻，日军以一中队兵力在此据守。我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次日即将该要点完全攻克，然后不待日军喘息，迅速奔袭大龙阳。5月13日，第1营出敌不意，一举攻克大龙阳，并扫荡大龙阳至芒平道路间的残敌，与在芒平一线的第112团部队取得联络，的克老缅至大龙阳、芒平间的道路，由此完全打通。

在第114团行动之前，新38师左翼第112团已于4月10日起秘密向瓦兰方向拓路前进。

由于所经路线皆为深山密林、悬崖绝壁，部队行动极为困难，配属该团的山炮连及骡马部队不得不下4月15日撤回拉班附近。翌日，该团携带的粮秣亦用尽，后方因道路险阻无法迫送，为保守行动秘密，空军又不便空投补给，加上时值旱季，山间水源缺乏，更使这支部队陷于很大的困境。但我全体官兵以无比坚韧的毅力，沿途仅靠采集野菜及芭蕉根充饥解渴，继续坚定地向预定目标前进。4月20日，该团终于进抵瓦兰西北之荡板山附近。为截击由卡盟向瓦兰增援之敌，其第3营马不停蹄地向芒平挺进，切断了卡盟、芒平两地至瓦兰的交通线。21日，日军以一大队

兵力夹攻该营，我军即以炽盛火力迎击，先后毙敌六十余名，屡挫敌锋，双方遂形成对峙状态。在此之前，该营乘敌后方空虚，抽调一连兵力火速奔袭芒平。守敌以为此地远离前线，疏于防备，在我军突然袭击下仓皇应战，溃不成军，当即被击毙四十余名，残众落荒而逃，我军遂克芒平。为堵截卡盟北上之敌，第114团以第3营固守芒平及附近地区，主力则向瓦兰进击。

其间，日军为打通的克老缅及瓦兰后方补给线，自4月25日至5月8日，集中第56师团146联队及第18师团114联队各一部，不分昼夜向芒平我第3营阵地反扑。我军官兵面对优势之敌的疯狂进攻，沉着固守，予敌重大杀伤，前后有二百余名日军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我军前沿阵地外，而我阵地寸土未失。

第114团主力在向瓦兰挺进中，与凭险据守高利的日军第18师团55联队一部相遇，展开激烈战斗。初时我军仅以一连兵力攻击高利，后察知日军兵力雄厚，且阵地非常险要坚固，遂以主力及炮兵增援，经反复鏖战，终于在5月4日下午攻克高利，守敌大部被歼，少数逃往瓦兰。我军乘胜追击，再于5月6日攻克地势险要的奥溪（高利和奥溪，曾一度为美军占领，后放弃）。

日军自英开塘、东瓦拉、拉吉、芒平、高利、奥溪等要点相继失守后，其据守孟拱河以西谷地的第18师团56联队余部附第18山炮联队一部及第21重炮大队，退守马拉高以北及畏龙河以西之线；孟拱河东岸山地的第18师团55联队主力、第114联队一部及第56师团146联队一部

则退至瓦兰及西瓦拉等地。敌人企图据险死守，以待雨季来临。

我前线之新 22、新 38 两师，为不给日军以喘息之机，不顾敌人的凶猛阻击，继续分道向南攻击前进。

右翼新 22 师自攻占英开塘后，即命第 64 团（配属总部直属重迫击炮团一连）在山炮第 1 营的火力支援下，沿公路担任正面攻击。第 66 团（配属山炮工兵各一连）沿沙逊山东麓迂回攻击敌之左翼。驻在英开塘附近的第 65 团为预备队，并对东南方向严密警戒，俟正面第 64 团取得战斗进展后，再逐次向前推进。时第 50 师 149 团甫抵前线，奉命归新 22 师指挥，控置于与瓦拉渣附近相机使用。

5 月 6 日，沿公路担任正面攻击的第 64 团先头之第 2 营，在马拉高以北地区与日军一个加强中队以上的兵力相遇，发生激战。虽经我军多次猛攻，但守敌凶顽异常，死守阵地一隅不退。9 日，我军拟以战车第 1 营在第 64 团 1 营配合下突击敌阵。但狡猾的敌人不待我战车出动，即以浓密炮火拦击，同时出动步兵反扑，牵制我攻击部队。以后虽经我奋勇反击，将敌击退，但战车被毁数辆，被迫退回原阵地。考虑到马拉高以北地区湖沼遍布，地势开阔，东有孟拱河为障，西有崇山之险，不易于正面攻取，我军遂以第 3 营接替第 1 营正面，第 1 营则沿崇山地障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5 月 12 日，第 2 营在战车空军协同下连续向正面之敌猛攻两日，日军死守不退，战斗无大进展，且战车有两辆被击毁，七辆被击伤。5 月 15 日，担任迂回任务的第 1 营开抵马拉高以西距公路一千公尺处，当即发动

奇袭，摧毁日军一炮兵阵地，正拟进出公路以扩大战果，配合主力正面作战，不料敌一加强中队突然由东南方向驰援而来，与我遭遇，展开极为激烈的战斗。此后又有几股日军相继来援，与我拉锯争夺，双方伤亡均极惨重，战斗陷于胶着状态。

此时沿沙逊山东麓迂回前进的第66团，亦陷于苦战中。5月6日，该团进抵马拉高以西地区，其先头第2营与据险防守、兵力大约在一个中队以上的日军发生激战。经我军猛烈进攻，将敌阵地大部占领，但少数残敌仍负隅顽抗。为迅速破敌，该团以第1营由第2营西侧开路南下，抄敌侧后。5月12、13日，该团第1、2营夹击日军，战斗颇为激烈，但日军因时有增援，伤亡虽大而不肯稍退。

廖师长鉴于第64、66两团久战疲惫，乃于5月16日增调第50师149团前往助战。我军调整部署后，采用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法，再次发动猛烈攻势，毙伤日军甚众，幸存者亦大多处在我军包围之中。5月24日深夜，大雨滂沱，在包围圈内的日军主力乘机从我军阵地结合部，秘密向东南方向逃窜，但被我军发觉，当即予以痛击，歼其大部。5月29日，我军正面之敌料难久守，纷纷自动撤退，我各团营即乘胜追击。第149团经激烈战斗，于5月30日占领卡盟外围要点马拉高。

自5月5日起，新22师征战近一月，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毙敌五六百名，缴获武器弹药甚多，战果卓著。

左翼新38师自占领东瓦拉、拉吉、大龙阳、高利、奥溪等要点后，即以第114团（附山炮二连工兵二排）肃清

附近地区残敌，并相机向卡盟方向佯动，以牵制敌军。第113团（欠步兵二连）为右翼队，以一部由孟拱河东岸谷地前进，主力进攻位于大龙阳西北山麓的马蓝、沙牢等地。第112团（附山炮连工兵一排）为左翼队，迅速攻击瓦兰。

5月9日，第112团3营在芒平附近与日军第56师团146联队第3大队发生激战。敌人为打通至大龙阳的交通线，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由西北方向向我军发动多次反扑，一度突破我军部分阵地。该营官兵沉着应战，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向敌人发起反击，经半日恶战，毙敌中队长中村丰藏大尉、大见池淮中尉等九十余人，最后将这股日军完全击退。

该团第2营这时已前进至瓦兰西南侧，于5月10日起向瓦兰之敌发动攻击。据侦察，防守瓦兰的日军是第18师团114联队第1大队一部和从高利败退下来的第55联队第1大队残部。我军进抵瓦兰附近后，迅速切断了敌人的后方补给线，并相继攻占了日军在瓦兰外围的各个前进据点，完成了对瓦兰的包围态势。5月14日，我对瓦兰之敌发动总攻击，战斗极为激烈。由于瓦兰高达三千二百英尺，且山势十分陡峭，日军除在山顶修筑了坚固工事外，还在山腰四周设置了大量鹿砦及铁丝网，使我军攻击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敌第18师团步兵指挥官相田俊二少将曾一度亲往瓦兰指挥督战，更使敌人的气焰愈加凶顽。为了减少伤亡并易于攻取该要点，以后我军改变战术，一面严密围困日军阵地，将其四周山谷沟壑间所有偏僻小道完全截断，一面以炮火和小部队不分昼夜地袭击扰乱，使敌人无

法得到片刻安宁。

这一招果然奏效。至5月23日，日军因被困日久，弹尽粮绝，屡次企图突围，均被我军逐回。翌日深夜，天降大雨，日军乘机在漆黑的夜幕中秘密向西南方向逃窜。但尚未下山即遭到我军伏击。由于敌人夜间行动，队形密集，在我军猛烈火力袭击下顿时人乱，互相践踏，溃不成军，被击毙者达一百余名。25日晨，第2营乘胜将瓦兰全部占领。

担任新38师右翼队的第113团主力亦于4月29日全线越过拉克老河向南攻击，不断击溃日军的节节抵抗。其时，在拉克老河南岸的日军编成众多以班排为单位的小据点，构成严密火网，加上阵地正面宽广，使我军攻击行动颇为困难，但广大官兵以果敢巧妙的战术，将敌人据点逐一分割包围。至5月13日，我军已先后攻占敌大小据点二十余处，毙伤日军百余名。此后，该团主力向据守西瓦拉之敌发动猛烈攻击，日军据险顽抗，与我相持不下。

5月16日，第113团2营（欠一连）亦奉命投入对马蓝的攻击。该营经多日苦战，攻占马蓝外围据点多处，先后毙敌四十余名，并于24日完成对马蓝的三面包围。翌日，该营对马蓝之敌发动围攻，经两昼夜血战，攻占敌大部阵地，再毙敌中队长藤田中尉以下六十余名。但少数残敌仍负隅顽抗，我军乃以突击队携刺刀手榴弹突入敌阵，与日军白刃拚杀，终将日军完全击溃，于26日攻占马蓝。

在西瓦拉方向，第113团主力于5月23日再次向守敌发起猛攻，激战竟日，毙伤日军四十余名，攻占敌大部阵地，只有少数残敌死守个别残余据点不退。这时正值连天

大雨，道路冲毁，后方无法向前线运送炮弹，该团乃以主力围困西瓦拉残敌，并以一部接替第114团2营在东瓦拉、卡塘高的战斗任务，使该营迅速向大龙阳集结，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5月28日，第113团部队猛攻卡塘高日军阵地，经三小时激战，攻占该阵地，毙敌小队长以下二十余名。至30日，第113团将的克老缅以南、瓦拉以北间的残敌全部肃清。

我军在孟拱河两岸相继攻克马拉高、马蓝、大龙阳、瓦兰等地后，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有生力量，同时亦由于占领了日军在卡盟外围的几乎全部据点，从而取得了包围瞰制卡盟的有利态势。

这时，缅甸雨季已经来临，我军为了迅速进出缅北地区，尽快打通滇缅交通线，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冒雨作战。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我新22师、新38师在战车部队和美空军的支援下，沿孟拱河两岸并进，节节向卡盟挺进。日军为了挽回败局，急将原在瓦兰附近山地的第18师团第55联队主力、第114联队一部转移至卡盟对岸的支遵集结，其第56联队则退守卡盟西北的索卡道、南亚色等要点。同时，陆续以第2师团第4联队、第53师团151联队、128联队向卡盟增援，企图在卡盟以北地区与我军决战。于是，双方大军云集，在卡盟以北的遍地沼泽中劈面相迎，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

鉴于这次战役关系全局，我特由列多军部乘飞机飞抵卡盟前线，涉水赶往新22师师部，冒雨督战，以激励士气。此时战斗已经全面展开，我各攻击部队按作战计划勇猛前

进，正逐一扫清卡盟日军主阵地外围的各前进据点，日军亦连续向我军左右两翼发动凶猛反扑，均为我军坚决击退。

由于终日大雨滂沱，洪水泛滥，低洼地面积水齐腰，给我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前线官兵们几乎整日在泥水中滚爬冲锋，浑身上下都是湿淋淋的，有的战士干脆脱去衣服，只着一条短裤作战。许多部队的阵地周围都是沼泽，以至无法埋锅造饭，甚至连开水都没有，一连多日都以罐头伴雨水充饥。尽管条件非常艰苦恶劣，但部队上下同仇敌忾，士气极为高涨，从师长到一般士兵，大家摩拳擦掌，决心予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目睹这些情况，我甚为高兴，深信我们这支勇敢坚强的军队，必定能战胜凶顽的日军。

在孟拱河右岸，新22师于攻克马拉高之后，即变更攻击部署，以第50师149团（欠一营）接防正面既得阵地。第66团（欠一营）循公路以西山地，继续向南攻击前进。第64团则由第149团及第66团之间开路南下，攻击马丁沙坎。先是，该师在马拉高未下之前，另遣第65团（欠一营）配属第66团1营、第149团3营，沿沙逊山攀越高山绝壁，伐木拓路，向卡盟西北之要点南亚色及索卡道，进行深远迂回。

6月1日至3日，新22师正面攻击部队屡经战斗，不断向南压迫日军，并攻占了马丁沙坎。同时，该师迂回部队亦冒雨忍饥，经多日艰苦行军，进抵南亚色及索卡道以南，切断了卡盟西北的公路及小道，并破坏了敌人的电话通讯线路。日军为了解除后方的严重威胁，曾出动重兵在浓密炮火支援下，向我迂回部队猛烈反扑，但为我军坚决

击退，敌死伤甚重。此后，第65团2营继续向东南前进，强行切断了卡盟至索卡道的公路。

新22师鉴于迂回部队已切断南亚色、索卡道以南敌之退路，为迅速攻取卡盟，乃重新部署：除迂回部队及右侧支队（由曼山向伦京攻击之第65团1营）任务不变外，其正面攻击部队分为两翼队，以第64团及第149团（欠第3营）配属总部直属之重迫击炮一连和山炮第1营主力为左翼队，在该师参谋长刘建章将军指挥下，沿公路及西侧谷地南进，与迂回部队协同歼灭索卡道附近之敌，再相机攻略卡盟。为加强火力，总部直属之一五五重炮兵第12团一连及新38师一〇五榴弹炮兵第3营一连，亦协同该师作战。第66团（欠第1营）附山炮兵一连为右翼队，沿公路西方山麓向南亚色前进，与迂回部队联络，向索卡道侧背之敌攻击，以策应公路正面左翼队的战斗。

6月4日，新22师左翼队向南攻击前进。其第64团击溃日军节节阻击，于翌日进抵索卡道西北各高地附近。第149团（欠第3营）亦于4日肃清马丁沙坎西北侧的残敌后，继续向马丁沙坎以南攻击，6日进抵索卡道以东仅一英里处，旋与一加强中队日军发生激战，敌炮兵亦向我猛烈轰击，该团即以第2营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击日军，将敌击溃，毙敌数十名，而我军伤亡甚微。

新22师右翼队之第66团（欠第1营）亦经战斗，于6月4日进抵南亚色东北四英里高地附近，并击溃日军骡马辎重部队一部，毙敌30余名。

同时，新22师迂回部队第65团也正与日军激战。该

团第2营在索卡道以南切断卡盟至索卡道的公路后，复与由卡盟北上增援之日军两个大队遭遇。日军自恃兵力强大，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向我军阵地疯狂反扑，战斗极为激烈。该营官兵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死守，苦撑一周之久，毙敌百余，阵地寸土未失。6月6日，新22师各部队完成了对南亚色、索卡道日军的包围态势，日军主力被迫转移至索卡道以南附近的拉其卡道，据守东侧山地及公路附近。

自6月7日起，新22师各部队向日军发起全面猛攻。第64团沿公路及其东侧山地向南攻击前进。其第3营在行进途中与敌一丁兵中队遭遇，即将其击溃，毙敌30余。7日下午五时，该营前进至索卡道以南拉其卡道以北之山地，发现日军一处炮兵阵地，当即以迅雷之势发动奇袭，日军仓皇抵抗，双方激战一昼夜，我军毙敌200余名，缴获日军一〇五重炮4门、野炮6门、汽车10余辆、战马10余匹。这时该团第1营亦闻讯赶来投入战斗，再经激烈战斗，将残敌全部消灭，完全占领了日军整个炮兵阵地，复缴获战马百余匹，步枪80余支。这时，该团第2营也将拉其卡道以南的公路切断，在与第65团部队取得联络后，继续沿公路南进。

第149团1营于7日前进至距索卡道南端仅八千码处，日军据险顽强死守，故我鏖战三天，至9日始将日军完全击溃，先后毙敌120余名，缴获山炮1门、速射炮3门、卡车27辆、战马5匹、轻机关枪3挺、步枪70余枝。同时，该团第2营亦由公路西侧迂回，于7日进抵索卡道东

北半英里处，即向日军发起猛攻，双方短兵相接，白刃搏斗，苦战3天，终于攻克索卡道，并与在敌后抗击日军达周余之久的第65团2营会合。

这期间，第65团3营相继攻占差克劳、大柯等日军据点。第66团主力亦乘胜前进，扫荡南亚色及附近溃散之日军，斩获甚众。

此战我军毙伤日军4000余人，俘日军大尉以下官兵86人，缴获大批战利品。据俘虏供称，最后从索卡道、南亚色一线撤出的日军不足500人，其精锐的第18师团主力（第56联队、第114联队3大队、第18山炮联队主力、21重炮大队等），几乎全部被我军歼灭。

新22师攻克索卡道、南亚色之后，迅速挥戈南指，直取卡马因，前锋距卡盟仅四英里。掩护我军侧翼安全的该师右侧支队第65团1营，亦于6月3日由曼三节节推进，不断排除日军小规模抵抗。该营于6月9日进至南丁，即转向西攻击伦京。

新22师在南亚色、索卡道等地与日军鏖战之际，在孟拱河左岸的新38师亦以灵活、果敢的行动，向日军发动凌厉攻势。为策应右翼新22师作战，该师决计以一部由正面对敌牵制，主力则由敌配备缝隙间，锥形突进，秘密迂回南下，偷渡南高江，切断卡盟以南日军主要交通线，然后北上进击卡盟。据此，当新38师在瓦兰与敌相持时，孙立人将军即命第112团（欠第2营）附山炮兵一连工兵一排，向东南迂回，经大奈河、瓦刺、棠吉河、西凉河、拉高等地，渡孟拱河切断卡盟以南的公路，截阻日军后方交通线。

以后又派第 114 团主力由芒平以南经大班、青道康之间山谷迅速开路南下，切断丹邦卡以北地区日军退路，继在第 112 团配合下包围攻击卡盟。第 113 团主力肃清西瓦拉至马蓝的残敌后，奉命推进至大龙阳附近集结，由正面南下，经瓦兰、大班向拉芒卡道附近攻击前进。

第 112 团（欠第 2 营）受命后，仅携 4 天口粮，于 5 月 21 日由奥溪轻装急进，秘密南下，一路攀高山，涉深溪，忍饥冒雨，昼夜开路前进。当时，日军为保障卡盟右翼侧背安全，在该团沿途两侧地区之沙马、大班、拉瓦、拉芒卡道等隘口，均驻兵据守。但我军根据侦察所得到的精确情报，以机敏秘密的行动，大胆由敌缝隙间渗透疾进，敌人竟毫无知晓。5 月 26 日，该团迅速袭占了卡盟东南侧孟拱河东岸的拉高、拉斯、葫芦各要点。当晚，该团以一连兵力防守上述要点，掩护我军侧背安全，主力则准备连夜偷渡孟拱河。当时孟拱河因霖雨暴涨，水流湍急，河幅最窄处亦在二百公尺以上，无法徒涉，又无渡河器材，幸赖孙立人将军平日治军严格，注重官兵渡河训练，该团遂全部泅渡过狂涛汹涌的孟拱河。

5 月 27 日晨，第 112 团以迅猛的行动，一举攻占卡盟以南的色当要塞，并沿公路迅速向南北两方席卷，切断了日军唯一的补给线孟拱至卡盟公路，占领了敌人在这地区的军用物资总囤积站。

驻守该地的日军有各兵种部队共约千余人，由于远驻后方，毫无戒备，当时都三五成群地在吃早饭，遭到我军突然袭击时，敌人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各处警报齐鸣。由

于日军绝未料到我军大部队会突然出现在其后方，尚以为是遭到小股空降部队的袭击，所以仅有少数敌人仓皇应战，因此，很快就被我军击溃。该团乘胜追击，激战竟日，毙伤日军700余人，缴获十五公分重榴弹炮4门，步枪359支，满载军需用品的卡车45辆，小轿车2辆，骡马320匹，汽车修理厂1所，粮库、弹药库11处，輓车100余辆，其它重要文件甚多。翌日晨，我军复将公路西侧的重要高地完全攻克，占领日军库房20座，缴获骡马56匹，小轿车4辆，其它粮弹枪械及通讯器材无数。

在第112团沉重打击下，卡盟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不仅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而且其后方之通讯联络、交通运输，以及指挥系统等均遭破坏，陷于混乱、动摇的状态。但这时负责截断卡萨地区铁路交通的英军空降部队第77旅却被日军击退，敌人大批援军陆续赶至卡盟附近。5月28日，日军集中新增援之生力军第2师团第4联队全部、第53师团128联队、151联队各一部及第18师团114联队一部，附重炮4门、野炮12门、速射炮10余门、中型战车5辆，向我第112团南北两端阵地猛烈反扑，企图打通其生命线，以挽救整个崩溃之危局。敌我双方寸土必争，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

5月29日晚，日军一个大队兵力在重炮掩护下，向据守我阵地北端卡清河南岸的第1营猛扑，遭该第2连有力反击，双方剧战六小时，日军因伤亡过大而被迫溃退，在我阵地前遗下百余具尸体。同时，另有一个大队日军向我阵地南端攻击，与第112团7连激战竟日，后被击退，日

军被击毙百余人。翌日，日军再度集结重兵，全力对该团南北两端各阵地同时发动反攻。敌人先用各种炮火猛轰我军阵地，继以战车掩护步兵突击，来势极为凶猛。我军沉着应战，集中各种火力予敌痛击，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经两昼夜恶战，我军共毙伤日军 300 余，阵地屹然未动。

6 月 1 日晨，日军重新向我阵地南端第 3 营猛烈攻击，被该营坚决击退，前后毙敌百余名。稍后，日军孤注一掷，出动一个大队以上的兵力，在各种炮火支援下，复向公路北端第 1 营 3 连阵地猛攻，激战迄晚仍未有进展。但当时我军因空投困难，弹药缺乏，又无炮兵支援，作战亦甚感艰难。2 日拂晓，日军在浓密炮火掩护下，向我军阵地轮番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其冲锋达十四次之多。该连官兵以大无畏的精神浴血奋战，反复冲杀，予敌重创，共毙敌 160 余名，但自己亦遭受重大伤亡，智勇双全的周有良连长在战斗中英勇阵亡，其第 1 排官兵在阵地上与日军肉搏达五小时之久，毙敌 80 余名，最后全部壮烈殉国。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始终未能突破我公路南北两端阵地。

这时，第 112 团 2 营奉命由奥溪附近循团主力所经路线秘密挺进，于 6 月 4 日抵达拉高、拉斯、葫芦之线，与团主力会合。次日，该营及原在拉高地区的第 3 营之一连渡过孟拱河，增援主力作战。这支生力军的到达，使我军士气益振，此后，第 112 团继续与日军鏖战数日，前后毙敌 200 余名，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

为策应第 112 团作战，迅速击溃卡盟、孟拱之敌，新 38 师 114 团于 5 月 28 日在芒平附近地区集结，冒着极大

艰险，翻越四千尺以上的高山绝壁，穿过深渊万丈的悬崖谷底，经大班、青道康等杳无人烟、兽迹罕至的地区，披荆斩棘，不分昼夜地钻隙潜行。6月1日，该团突然出现于瓦鹿山，击敌不意，一举攻占拉芒卡道，然后左右席卷，攻克东西拉瓦各据点，切断卡南、纳昌康以北日军补给通讯线，日军损失惨重，遗尸遍野。第114团3营乘胜在丹邦河左岸向南追击，于5日攻占丹邦卡，毙敌百余。同时，该团主力于6月6日攻占大高、卡当两地，10月又相继攻占大利、马塘、登浦阳等地，前后毙敌近二百名。6月15日，第114团1营前进至孟拱、密支那间之交通要冲巴梭杜北端，与据险死守的日军一加强中队发生激战。我军集中迫击炮火力将敌工事摧毁，继以步兵突入敌阵，与敌肉搏拼杀达八小时，日军伤亡惨重，遗下四、五十具尸体狼狈溃逃。这样，我军将孟拱北侧山地要隘大部占领，南距孟拱仅四英里，孟拱城亦在我军瞰制之下。

第114团以出色的战斗行动，与切断卡盟、孟拱公路的第112团密切配合，互为呼应，使卡盟之敌处于纷乱、崩溃状态。同时，由于切断了孟拱至密支那间的公路及铁路，也使日军无法向密支那方面增援，大大减轻了我军在密支那作战的困难。

担任正面攻击扫荡任务的第113团，于6月1日完全将西瓦拉、马蓝间的残敌肃清。该团第2营乘胜向青道康攻击前进，与日军一个中队兵力激战5小时，毙敌57名，残敌向西逃窜。6月4日，该团主力推进至拉芒卡道附近。5日，第2营经一昼夜激战，攻克纳昌康，歼敌76名，同

时在西拉瓦与第114团第1营会合。7日，原在瓦兰附近地区被我军击溃的敌第55联队第1大队残部约百余人，经西瓦拉附近向支遵秘密辟路逃窜，当即被第2营发觉，予以痛击，歼其大部，少数残敌继续西窜，该营穷追不舍。当时，孟拱河东岸支遵附近地区，因连日暴雨，积水没腹，行动非常困难。我军官兵不畏艰苦，奋勇追击，于8日晚到达孟拱河东岸支遵以北数百米之线。次日晨，第2营沿孟拱河东岸涉水南下，向支遵搜索前进，在支遵北端渡口与日军一个工兵中队遭遇，当即将其击溃，毙敌第56师团工兵联队少佐山中少长以下36名。该营趁势向支遵攻击。

支遵是紧傍孟拱河东岸的日军重要据点，与卡盟仅一水之隔，唇齿相依，互为倚角，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和对岸炮火支援，负隅顽抗。第2营官兵士气高涨，勇猛顽强，在强大炮火配合下对敌阵地发动强攻，经4小时极为剧烈的拚杀、肉搏，终于攻克支遵，毙敌200余名。少数残敌因后路断绝，狼狈四窜，随后均被我军歼灭。

第2营占领支遵后，卡盟已在我军瞰制之下，该营本拟乘胜一鼓直下卡盟，惜因孟拱河河水暴涨，河宽流急，加上日军防范甚严，几次使用竹筏偷渡皆未成功。新38师孙立人师长考虑到第2营连日冒雨行军作战，过于疲劳，乃令第113团3营由支遵以南准备实行敌前强渡，并电饬第112团由卡清河之线向北猛攻，以牵制卡盟之敌。同时向总指挥部申请配发橡皮舟及75山炮烟幕弹，积极准备渡河。

当时，卡盟日军已处在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右翼新22

师以主力第 64 团和第 149 团沿公路向南攻击卡盟敌之正面，第 65 团由昆卡道向东南前进，攻击敌之侧背。左翼新 38 师第 113 团，由卡盟东北渡河攻击，第 112 团于卡盟南四英里之线发动攻击，牵制日军。至 6 月 15 日，我军各部先后进抵卡盟城西、北、南三面，卡盟以东的我军亦在积极准备强渡孟拱河，日军在包围圈内穷于招架，陷入绝境。

6 月 16 日，我军向卡盟发起总攻，新 38 师第 113 团已领到总部配发的橡皮舟及烟幕弹，其第 3 营即在我军强大炮火及烟幕掩护下，强渡孟拱河。日军虽因兵力处处受到牵制，无法向沿河阵地增援，但仍集中各种火力疯狂向河面和对岸我军阵地扫射，双方交战甚烈。我第 3 营官兵不怕牺牲，奋勇顽强，终于在当日上午十时一举渡河成功，随即迅速扩大战果，乘胜攻占卡盟东南侧之六三七高地，瞰制卡盟。由于卡盟地势低洼，日军失去这个有利屏障后，只能退缩城内作困兽之斗。第 3 营随后跟进，于十一时攻入卡盟东北城区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同时新 22 师第 64 团主力经与日军几番苦战，已攻抵卡盟西北端，第 65 团 3 营亦迅速突入卡盟西南城区，与日军白刃格斗，逐屋逐街争夺。当日下午三时许，新 38 师和新 22 师部队在卡盟城内会合，完全控制了 this 军事重镇，日军死伤惨重，残兵仓皇窜往卡盟西南山地。还有不少零散日军官兵，因奔逃无路，只好抱着伐倒的树木，跳入波涛汹涌的孟拱河中漂流逃生，其中有些被河水溺死，有些被沿岸我军士兵击毙，另有一些则被当地土著居民捕获，送交我军领赏。我在前线曾看到这些日军战俘，大都衣衫破碎，有的只剩一条沾

满泥水的短裤，个个面黄肌瘦，浑身生满疥疮，一副肮脏不堪的样子，昔日大日本“皇军”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可见当时卡盟日军，也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军攻克卡盟后，新 38 师主力奉命向孟拱挺进，新 22 师负责肃清退守卡盟西南山地的日军残余部队。新 22 师以第 64 团及第 149 团由正面向南扫荡，第 66 团主力由西侧碗蚌山协力阻击，经多日战斗，至 6 月 29 日将残敌大部歼灭，日军第 18 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仅率千余残兵败将，钻隙辟路，攀越雪邦山崖壁，向南落荒而逃。在此稍前，新 22 师右侧支队第 65 团 1 营，亦经激战于 6 月 11 日攻占伦京，并乘胜向南追击。

卡盟一役，仅新 22 师即毙伤日军不下五千人，其中先后发现日军遗下的遗体就多达 1600 余具，并俘获敌大尉以下官兵 89 名。该师还缴获日军各种火炮 30 门，汽车 200 余辆，仓库 30 余所，其他军用品不计其数。敌屡经补充的第 18 师团主力，在此役中基本上被我军歼灭。这支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王”、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凶悍日军，终于在缅北的崇山丛林中，找到了应有的归宿。

日军于卡盟失守后，在孟拱城周围地区集结兵力，企图固守。守敌计有第 53 师团 128 联队主力、151 联队一部、第 18 师团 114 联队残部、第 56 师团 146 联队 3 大队等，总兵力达两个联队左右。

先是，日军主力与我驻印军在卡盟决战期间，英军空降部队第 77 旅乘虚进袭孟拱城，不料在孟拱城东南二英里处遭日军反击，形势危殆，急派员向新 38 师请援，并谓：

“该旅向孟拱攻击，因敌阵地坚固，不但进展困难且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目前情况极为危殆，仅能维持二十四小时。如无支援，即向东南山地退却。”孙立人师长虑及英军倘被击溃，可能危及整个战局，乃速令第114团星夜秘密向孟拱东北地区轻装疾进，强渡孟拱河，支援英军，并攻击孟拱城。

第114团受命后，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没膝的泥浆，经一夜强行军，于6月18日晨抵达距孟拱城东北2.5英里处的孟拱河北岸。当时孟拱河因雨季水涨河深，浪势汹涌，河面宽达四百公尺，舟渡不易。但为了迅速解救英军的困境，该团还是决定冒险偷渡。当夜，第114团官兵分批乘橡皮筏悄悄渡江，敌人竟毫无察觉。20日晨，我军猛袭正在进攻英军的日军侧背，一举解救了英军的危局，并向孟拱城进迫。战斗中，该团第1营以一排兵力接替英军一营的战斗任务。当时英方官兵虑我兵力过少，颇觉骇异，以为我军有轻敌之意。但该排接防后攻击顺利，并取得极大战果。孟拱战事结束后，英军旅长亲率所属各级军官赴第114团作战地区考察，收集我各部队攻击作战资料，对我军官兵顽强勇猛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备加称赞。以后孙师长与我谈及此事，笑谓一些英军军官平素傲气十足，打仗却缺乏实际指挥经验。如前一战例，英军最大错误在于兵力部署失当，其指挥官在不足二百米的攻击正面投入一营兵力，于炮击后以密集混乱的队形猛冲，以为缩小正面，增大第一线兵力即可突破敌人阵地，结果在日军浓密火网下徒遭惨重伤亡，攻击却毫无进展。而我军却能够根

据地形和敌情情况，巧妙使用兵力，善于以少数兵力歼灭优势之敌，这些说明驻印军不仅具有坚强的战力，而且在战术运用上也具备了较高水平。

第114团解除英军困境之后，即向孟拱城包围攻击，其第2营经激战，于20日黄昏相继攻占孟拱城以南马亨、瓦铁两重要据点，22日又攻占建支，毙敌甚众。次日，该营乘胜追击，接连攻克孟拱城外重要据点汤包、米生、雷鲁，将通孟拱之公路、铁路全部截断，日军纷纷退缩孟拱城中固守。当时我第113团为策应第114团作战，亦在南高江北岸地区加紧扫荡，歼敌百余，迫使日军尾首不得相顾。

6月24日，第114团对孟拱市区发动攻击，我军先以强大炮火猛烈轰击，继以步兵突击，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经六小时激战，第1营首先突破敌外围铁丝网及三个据点，随即攻入城区。日军利用城内房屋及既设工事顽抗，与我军进行巷战。我军官兵以白刃及手榴弹接战，逐步推进，至黄昏攻占了火车站及半个城区，毙敌百余。第2营亦由瓦铁西进，重创日军两个中队，占领位于孟拱城西的大铁桥，切断了城内守敌退路，日军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入夜，日军集中兵力向我反扑，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沉着应战，予敌痛击，日军因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城西北隅作困兽之斗。至25日，我军发动全线猛攻，经整日激战，于下午五时将孟拱城完全占领，城内残敌走投无路，只得泅水逃命，但大部被我军击毙于江中，另有一些被江水溺死，只有少数敌人漏网。

在此之前，当我军向孟拱城进迫时，曾有一个大队日军附炮兵部队由孟拱驰赴密支那（我中美突击队正向密支那发动攻击），刚至南堤，闻孟拱城危急，乃掉头南下，企图夹击我第114团。6月21日晚，该敌行抵威尼附近，被第114团第8连排哨阻击。日军侦知该排兵力薄弱，乃倾全力反扑，用密集队形冲锋七、八次，企图突破该排阵地，打通道路。我军官兵以寡敌众，沉着固守，剧战达旦，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疯狂进攻，先后毙敌炮兵联队长高见重太郎大佐以下官兵135名，缴获火炮3门，轻重机枪6挺，其他枪械弹药甚多，残敌被迫西渡威尼河逃窜，又遭第113团1营3连堵击，经彻夜激战，几全歼这股日军，毙敌275名，生俘14名，缴获火炮5门，轻重机枪10挺，军马50匹，步枪数10支。

孟拱之役，新38师打得干净漂亮，共毙敌1500余名，俘虏21名，缴获轻战车5辆，各种火炮24门，轻重机枪57挺。另外还缴获列车97节，汽车47辆，骡马125匹，仓库20余所，各种军用物资无数，全师上下无不喜气洋洋。

新38师（附第149团）攻克孟拱后，以一部猛烈扫荡盘踞在卡盟至孟拱公路上残余日军，主力乘胜向缅北重镇密支那攻击前进，第149团于7月11日与先期到达该地的新30师、第50师等部队会合，孟拱谷地战役胜利结束。

中国驻印军自进入孟拱谷地至占领孟拱城为止，与凶顽的日军前后殊死搏战四月余，由沙杜渣南进60余英里，基本全歼了日军第18师团，并重创其第2师团第4联队、第53师团第128联队、第151联队、第56师团第146联

队，先后毙敌1万5千余名，其伤亡总数达2万6千名。我军还生俘敌大尉以下官兵117名，缴获各式火炮116门、轻重机枪300余挺、各种机动车辆近500辆、战车5辆，许多被日军自行销毁或投入河中及丢弃在森林中的武器装备尚不在此数。经孟拱谷地战役之后，卡盟、孟拱、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均畅行无阻，从而奠定了缅北反攻战役胜利的基础。

当中国驻印军在孟拱谷地痛歼日军的时候，英军在英帕尔战役中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7月5日，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部被迫对在英帕尔地区作战的日军第15军下达了停止作战令，该线日军遗下5万余具尸首，仓皇退往缅甸中南部。同时，中国远征军在高黎贡山各隘口以及龙陵、腾冲等怒江以西广大地区，与日军第56师团等部展开全线激战。驻缅甸日军已完全丧失了战争主动权，在战略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

中国驻印军继取得孟拱谷地战役胜利之后，为迅速歼灭缅北日军，使中印公路早日通畅，总指挥部乃全力布置指挥对缅北战略重镇密支那的攻击作战。

密支那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端的缅北中心地区，是缅北公路及铁路的联结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其周围多山，东临伊洛瓦底江，中间是一小平原，地形稍有起伏，遍地皆森林（幼年林），荫蔽异常。城西北两方，均有飞机场。日军在密支那修筑了坚固工事，前后集结了3千余兵力固守。

先是，在我军进攻孟拱谷地之初，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部即命美军梅利尔准将，率领一支中美联合先遣支队，由胡康谷地出发，穿越悬崖峭壁、森林茂密的库芒山区，一路辟道前进，深入日军后方，秘密奔袭密支那。

这支先遣支队分为两个纵队：K纵队由美军加拉哈德支队第3营、新30师88团、新22师炮兵第4连组成，指挥官是美军基尼逊上校；H纵队由美军加拉哈德支队（欠一营）、第50师150团、美军七五山炮兵一排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亨特上校。

4月29日，先遣支队由太克利出发，5月3日K纵队到达南卡，H纵队亦到达坡盖卡。6日，K纵队前进至密支那日军前哨据点雷班附近，与日守军一个加强中队发生激战。K纵队以迂回战术，于9日将敌击溃，随后乘胜占领敌阿兰机场。同时，H纵队亦将由瑞里向雷邦增援的日军第18师团114联队1中队击溃，于14日到达密支那地区外围地点的升尼，并在该地开辟一小型飞机降落场。

K纵队攻克雷班后，即向那翁卡前进，于5月12日到达丁克路高。此时，美军加拉哈德支队第3营与两个中队日军遭遇，激战迄晚被围，旋我第88团（欠一营）赶至，即以第3营（附迫击炮一连）向敌猛攻。次日，我军官兵奋勇冲杀，与美军内外夹攻，终于解围。随后，K纵队除留第3营原地牵制敌人外，主力绕道前进，日夜兼程，于18日赶至密支那北约10公里的遮巴德。H纵队亦于16日全部到达密支那西机场以西附近，并将密孟公路切断。另外，由孙布拉板南下的英军喀钦族部队数百人，亦在密支那以北地区活动。

此时，驻印军为支援中美突击队袭击密支那的作战行动，以原在印度阿萨密省负责对英帕尔方面警戒的新 30 师 89 团，空运密支那参加作战，稍后第 14 师 42 团亦空运至密支那前线。

这里顺便提及，由于驻印军忙于向密支那前线输送兵力、给养，负责空中运输补给任务的美军官员竟忘记向解美军之围后留在丁克路高牵制日军的第 88 团 3 营空投给养，致使该营官兵忍饥挨饿达八天之久，仅靠采集山果野菜及芭蕉根充饥，甚为艰苦。在这种情况下，该营仍坚持战斗，与敌相持 17 日，然后奉命转移至密支那继续作战。

当时据守密支那的日军兵力及配置情况是：第 18 师团 114 联队 3 大队及直属部队驻市区；第 56 师团 148 联队第 2 中队，及第 18 师团工兵第 12 联队 1 中队驻西郊；第 15 机场守备队密支那派遣队及气象分遣队驻西机场；另有番号不详的两个中队驻北机场，其总兵力在 1500 人左右。

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我先遣支队 H 纵队率先向密支那西机场发动突袭。驻守该机场的日军百余人分布于机场四周，因我军行动秘密迅速，日军始终未曾发觉，直到我军逼近至眼前才仓惶抵抗。第 150 团以 1、3 两营从两翼夹攻，至午完全控制了机场，并向残敌追击，占领了江边跑马堤。这时新 30 师 89 团主力已空运至前线，第 150 团乃于次日向密支那市区推进，与日军阻击部队发生激战。K 纵队亦在密支那以北地区与日军交战。

5 月 19 日，第 150 团向当面之敌发动凌厉攻势，经数小时猛烈攻击，该团突进至车站附近，并破坏了日军设置

的铁丝网。这时天色已晚，日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以浓密火网阻挡我军前进，第150团伤亡颇重，其第3营营长郭文十在攻击中英勇殉国。入夜，密支那日军发动全线反攻，我军各部队均陷于苦战中。激战持续至次日拂晓，日军反扑相继被挫败。第150团趁势向密支那市区及车站攻击，至8时半左右将车站攻克。

这时战局对我军极为有利，倘我军乘第150团取得突破，日军全线动摇之际，迅速调动后续部队增援该团扩张战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敌人纵深，则极有可能一举夺占密支那。可惜梅利尔将军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非但未能以留在西机场的第89团和美军加拉哈德支队主力增援第150团，反而分割使用该团兵力，使日军获得喘息时机，迅速调整部署，实施反击，以致我军坐失良机，不仅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形成了后来密支那战役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

日军从密支那车站失守的惊慌中镇静下来后，即组织强大兵力和火力向我军反扑，第150团与后方指挥部的通讯联络被切断，美军总联络官孔姆中校借故离开火线，以致无法要求机场空军及炮兵支援。日军炮火持续猛烈轰击一小时以上，第150团进入车站的第2、3营伤亡惨重，在敌步兵攻击下被迫撤出，车站得而复失。迄晚，该团困于车站附近，已经弹尽粮绝，后方又补给不上，广大官兵不得不以白刃与敌拚杀，激战达旦，直至次日晨方奉命撤至跑马堤附近。日军乘机跟进，恢复并加强了原有工事。

这时第14师42团由列多空运至密支那，K纵队及第

89 团正积极巩固已夺取的阵地，我军除出动空军轰炸扫射及炮兵制压射击外，各线战斗相对沉寂下来。5 月 23 日，史迪威总指挥偕参谋长波德诺将军和我，及新 30 师师长胡素将军、第 50 师师长潘裕昆将军飞抵密支那前线，撤换了梅利尔将军的职务，由我们五人组成临时指挥部，并规定在前线的中国部队分由胡、潘两位师长自行指挥。

5 月 25 日，根据史迪威总指挥的命令，驻印军再度向密支那市郊发动攻击。担任主攻的新 30 师主力奉命向西郊攻击，第 150 团及第 42 团在跑马堤一线负责牵制日军行动。

日军自密支那遭到突袭后，陆续由八莫及滇南抽调第 18 师团 114 联队 1 大队、第 56 师团 148 联队 1 大队前来增援，这样密市守敌总兵力已达 3 千人以上。同时，日军还根据该市地形，分成四个防御区，加强工事，纵深配备，协同固守。敌人的各种火器、掩体，多配置于丛林、树根、谷壑、岩穴中，位置不易发现，且能封锁道路。其在市区的工事，均依建筑物构成据点，利用民房及街道两侧，预先构筑各种坚固掩体，重要据点间还以交通壕相连接，在街道进出口、十字路口及民房屋角均配置了重武器，火网十分稠密，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因此我军攻击极为困难。

新 30 师主力在美空军和我炮兵支援下与敌激战整日，第 89 团前进约五百码。次日继续攻击，亦略有进展。但第 88 团则因敌阵地坚固，攻击数日无大进展，指挥部乃以美军加拉哈德支队向该团左翼增加，并向北机场附近之敌攻

击。28日晨，第88团1营在山炮、迫击炮支援下，向日军发动攻击。我军先集中轻重火力向敌阵地猛烈射击，并以重机枪向密林纵横扫射，消灭敌树上狙击手，及压制敌侧防机能，继以步兵利用田埂掩蔽向敌迫近。双方激战终日，我军仅前进约三百码。后因伤亡过大而停止攻击。与此同时，第150团3营于26日奉命由机场向密支那南郊出击，在毕塔工厂南端附近遭敌猛烈抵抗，双方激战至夜，日军依仗人数和地形优势，将该营四面包围，形势极为危殆。我军官兵临危不惧，奋勇与敌拚杀。该营营长欧阳某亲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中弹殉国，其部下官兵亦有相当伤亡，但阵地始终屹然未动。28日晨，第150团副团长亲率第2营前来增援，与第3营里外夹击，一举将日军击溃，并乘胜向敌纵深突击，但因敌工事坚固，火网稠密，加上需对江边布置近千米的警戒，故进展甚微。

此后，各线因气候恶劣，地形不利，奉命在现地构筑坚强据点，并搜索敌情，仅出动空军监视并袭扰日军。

5月31日，天气稍晴，我军经过调整后，再次向密支那日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两星期之苦战，右翼第150团及第42团先后突破并有力控制了密市南区日军坚固防线；左翼新30师主力（第88、89团）虽因强行通过开阔地区，蒙受较大伤亡，但也攻占了日军众多重要据点。攻击至此，我前线指挥官未能接受以往教训，命令频传，严厉督催，以致造成惨重的伤亡。我部队长鉴于密支那自南至北高堤间，日军依据房舍、大树、竹丛等构成坚固据点，攻击愈形困难。经和指挥部争论，6月15日以后指挥部方面听由各部

队自行处理。各部队仍采取掘壕及强攻并用的战法，进展较缓。日军为阻止我军前进，于夜间大肆袭扰我各线阵地，我军则在阵地周围预埋触发手榴弹，收效甚大。

6月21日，右翼第150团及第42团掘壕作业颇有成效。第150团沿公路逐渐向前推进，并占领江边与公路所形成的三角区域，第42团亦将火车修理厂占领大半。但左翼部队的攻击受到顿挫，第88团在空军支援下一度攻占射击场北端高地，不久复被日军夺去。美军加拉哈德支队第1营曾企图向敌后渗透，不料为日军发现，旋被围困于西打坡以北地区，26日方奉命突围。为策应该部突围，指挥部特命第42团第1营向北机场渗透。28日夜该营通过北机场时，美工兵第309营派兵一连前往联络，却不慎误入敌阵，伤亡达120余人。指挥部恐第1营再蹈覆辙，急命该营于7月2日夜撤回第88团左翼。该营向北机场渗透时，仅有9名士兵负伤，然经此一撤，又伤亡官兵70余人。

时驻印军在孟拱谷地的战斗业已结束，我于7月6日再次飞抵密支那前线视察，深觉各部队胶着不动，拖延时日，多有不利。经与前线各部队长磋商，决定在“七七”发动全面攻击。当晚，我以电话向各师下达了攻击令。

7日十三时，我全线在空军、炮兵掩护下，猛烈向敌攻击，激战至十八时，右翼第150团在江边三角地区进展约150码；第42团将火车修理厂全部占领。另该团甫由列多空运到达的第3营立即投入战斗，超越其主力，进迫市区攻占八角亭据点，该营营长黄晋隆、副团长宁伟、王竹章等，均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其他各部队亦经激烈战斗，有

不同程度的进展。

7月8日以后，各团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各抽出一营兵力（第42团除外）调至第一线后方作短期的对敌据点攻击演习，其余各部队仍自行掘壕攻击，并协同构成对敌一些据点的包围。同时，根据指挥部的命令，新30师师长胡素将军接替美军麦根少将，负责指挥密支那地区的作战行动。

7月13日，驻印军自左至右并列美军加拉哈德支队、新30师主力（第88、89两团）、第14师42团及第50师150团，在优势空军和重炮兵支援下连攻3日，第88团始攻占射击场北端高地及西南几个日军据点，第42团及第150团攻占八角亭及车站，但其他方面进展甚微。

7月17日以后，各部队自行掘壕攻击，大部进入街市村落战斗。日军虽屡经补充，但为我空军及炮兵猛烈轰击下，死伤奇重，逐步退守市区，分成北、中、南三个防御地区。北地区以第114联队直属队及第3大队、第15机场守备队密支那分遣队及气象分遣队担任守备；中地区以第114联队2大队及工兵第12联队一小队担任守备；南地区以第148联队1大队及第15铁道兵联队一部，此外尚有第55、56联队伤愈官兵200余人担任守备。以后因我空军终日对密支那轮番轰炸，日军遂将防御重点由市区移向市北西打坡方面。

从7月25日起，驻印军又开始全线攻击。此时由列多增援上来的新30师第90团及从孟拱谷地战役后归还建制的第50师149团，陆续开抵前线，在此稍前，第14师41团主力亦到达密支那市郊，立即投入战斗。这几支生力军

的到达，使我军士气益振，攻击力大为增强。这时由孟拱败退下来的日军已向八莫集结，该处日军以第18师团的两个步兵大队及汽车二百余辆，满载军需品，准备向密支那增援，指挥部即命第42团派出步兵两营，于市区南方强渡伊洛瓦底江，切断密八公路，阻击援敌。

7月28日我军各部队继续向敌猛烈攻击，重点保持于第50师方面。我步兵在空军和优势炮兵火力支援下，逐步向敌纵深进迫。驻印军强大炮兵群，集中所有火力优先支援第50师方面，尔后再转移支援其他方面。此时，迫击炮亦参加炮兵直接支援射击，日军阵地上一片火海。各攻击部队随炮兵的延伸射击，逐巷、逐屋进攻，至当日晚，右翼第150团已占据市区四条马路，第149团占领火车站一部；左翼第88团在铁道北侧进展二百余码，第89团接近敌营房西北角，第90团进展最速，沿铁道及南侧一直向东压迫，惟美军被阻于小溪附近，无大进展。

次日，各部队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攻势益猛，右翼第149团突入车站中心。第150团在掘壕攻击中，曾遭对岸日军炮火封锁，前进颇为困难，后经我空军及炮兵还击，将日军炮火制压下去，该团乃一举占领第五条马路；右翼第89团在重炮火力掩护下，突入新街市，第90团方面亦有进展，第88团因敌工事坚固，进攻暂时受阻。第14师由于仅有步兵两营参加市区战斗，兵力单薄，只能策应友军作战。激战至31日，我第150团已通过市区第六条马路，第149团将火车站全部占领，新30师及第14师各部队亦攻占若干重要目标，密支那市区已大半为我军所控制。

日军因覆没在即，不得不作逃窜打算，于31日起强行驱赶市民至西打坡江边，冒着我空军和炮兵的轰击搭制竹筏，准备渡江之用。8月1日晨，我军在密支那市以南的沿江警戒部队，发现敌人三五成群，分乘竹筏或汽油桶顺江而下，当予击沉或俘获，经检验都是日军伤病官兵。同日，亦有密支那市民成批外逃，这些无疑都是敌人即将败退的征候，指挥部乃激励各部队加紧向敌攻击。1日晚，第150团攻占市区第七条马路，第14师步兵两营将十字路重要据点攻占，并与新30师取得联络，新30师90团攻占敌营房修械所，第42团2、3营亦在江东将日军援军击退。美军加拉哈德支队经反复苦战也攻占西打坡一部。指挥部鉴于战局的有利态势，不失时机地下达了最后的攻击令，命令各部队务必全力攻击，力求尽快彻底消灭残余日军。

8月2日，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考虑到密支那市北端日军仍凭借坚固阵地顽抗，正面强攻牺牲太大，乃于当晚以师工兵连为基干，征选精壮官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武器及通信器材，组成敢死队，分十五个小组，趁夜幕掩护分别潜入敌阵地后方，将敌通信设施完全切断，3日拂晓即向敌指挥所及各预定重要据点猛烈攻击，日军顿时慌乱起来，我各攻击部队应声而起，不顾一切向日军冲杀。至3日晨八时，第150团及敢死队将市区第十一条马路完全攻占，残敌数百人拚命向江中逃窜，该团第1营及第149团3营立即展开追击，其余部队则肃清敌营房区以东沿江一带的残敌。新30师90团于当日上午奋勇冲杀，攻占日军欲作死守据点的营房区，日军密支那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大佐

自杀，其余守敌亦大部以手榴弹自杀。在城北奋战的美军加拉哈德支队第3营及战斗工兵第209营，也将西打坡日军阵地占领。至8月5日，我军完全控制了密支那市区，并与西打坡美军取得联络，同时派出有力部队越过伊洛瓦底江追歼残敌，向八莫方向警戒，密支那攻击战至此方告结束。

密支那之役是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最为激烈艰苦的一战。我军以伤亡6600百余人（其中阵亡官兵2400百余人）的沉重代价，费时两月余，始攻下这座战略重镇。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的确表现出了人无畏的勇敢精神。尽管日军防守顽强、工事坚固，使我军攻击一再受挫，伤亡惨重，但前线的战斗士气却始终高涨。不仅从未有人贪生怕死、畏缩不前，相反，有许多官兵，负伤后仍不肯撤下火线，前仆后继，坚持战斗。一些部队长也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对部队鼓舞甚大。

应当说，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中国驻印军英勇顽强、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和力量。但是，由于这次战役是中美军队联合作战，部分参战部队训练尚不够充分，尤其缺乏亚热带丛林作战和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加上指挥方面一度不甚得力，在作战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前线指挥官在战役初期对敌情判断不准确，未能很好把握战机，指挥不够果断，我军指挥系统不统一，部署紊乱，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使用兵力亦无重点，以及步炮空协同不力等等，使我军多付出了一些血的代价。此外，中美将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也是导致作战不够顺利的因素。此次战役

前后更换了三任美国指挥官（梅利尔、波特纳、麦根）。他们既不完全了解中国士兵的特性，又不信任中国军官，命令时常变更，任务指示也不明确，下达命令以前，对实施所需的时间不作考虑，且常陷于分割使用兵力的错误。所幸由于史迪威将军能够及时发现上述问题，根据作战情况在指挥方面一再予以调整，扩大中国将领的指挥权限，乃至最后由中国将领负责指挥全部攻击行动（因为参战部队绝大多数是中国部队，且表现甚佳），从而确保战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美军队攻克密支那的意义极为重大。是役我军不仅毙敌 2 千余名（另俘虏 69 人），缴获甚多，而且由于控制了这座缅北战略重镇，中印间空运自此可经由密支那及附近上空往返，不必再飞越驼峰，故对中国后期抗战贡献殊大。

六 反攻缅北之役（下）

密支那战役结束后，反攻缅北战役之前期任务业已圆满结束。鉴于驻印军长期征战，十分疲惫，部队乃于原地进行整顿。不久，奉重庆军委会命令，将所属各师编组为两个军：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辖新38师、新30师，集结于密支那；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将军，辖新22师、第50师，第14师，集结于孟拱。总指挥仍由史迪威将军担任，并成立驻印军副总指挥部，我就任副总指挥。

驻印军在密支那、孟拱地区整训了两月之久。1944年10月上旬，印缅地区雨季刚过，驻印军数万雄师和英军一部奉命分兵三路向南挺进。右路英军第36英印师，沿密支那至曼德勒铁路走廊，进攻卡萨，中路新6军由铁路以东之原始森林经和平迂回攻击伊洛瓦底江边的瑞古，切断八莫日军后路，并阻止日军经水路向八莫增援；左路新1军则沿密支那至腊戌公路，向八莫攻击前进。

此时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奉调返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总指挥。

10月15日，左路新1军由密支那全部渡江完毕，即以新38师为第一线兵团，直扑八莫。新30师为第二线兵团，随新38师的进展而前进。

八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伊洛瓦底江汇流的右岸，是缅北水陆交通要地。水路南通曼德勒、仰光，亦可以小舟逆江行驶，直达密支那、孟拱，乃至卡盟。陆路除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外，另有一条由八莫至腾冲的骡马古道。从密支那到八莫，除有南太白河、南山河、貌儿河、太平江等河川形成天然屏障，八莫城四周亦是湖沼遍布、地势起伏、丛林密布，易于防守。

日军自攻略缅北后，即以八莫作为进犯滇西的战略基地，并在城内及四周修筑了极为坚固而隐蔽的工事。先是，当我军围攻密支那时，日军曾从缅南抽调第2师团一部前往救援，但这支敌军刚行至南坎，即闻密支那失守，估计我军下一步将攻取八莫，乃改以该师团搜索兵联队为基干，加上步兵第16联队第2大队、混合炮兵一个大队、轻战车10辆，及由孟拱、密支那溃回的第18师团残部，合计五千余人的兵力固守八莫及附近地区。日军以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向北推进至庙堤、那龙公路间及两侧山地，构筑阻击阵地，企图迟滞我军对八莫的攻击。以后因新38师进军神速，才迫使日军放弃了这一带有利地势，退守太平江以南地区。

新38师以第113团为前卫，沿密八公路向南攻击前进，于10月27日进抵太平江北岸的大利。29日，该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举歼灭据守庙堤的日军一个中队，其余日军纷纷溃回太平江以南。

太平江正面，河幅宽达四百英尺，水流湍急。日军依南岸险峻的山势，修筑了许多坚固工事，并以火力控制了

所有渡口，而江北岸却地势平坦，使我军的渡河行动处处受到日军瞰制。为了避免因强攻而造成过多的伤亡，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亲至江边视察，决定以第113团在太平江北岸采取佯攻态势，吸引日军注意力，另以新38师主力于11月1日，由大利以北地区，秘密转移至左翼山地，从太平江上游的铁索桥上渡江，进抵不兰丹与兴龙卡巴一线，对八莫、曼西作迂回行动，包抄日军后路。

在师主力进行秘密迂回行动期间，留在太平江正面的第113团几次试探渡河，均因日军以强大火力封锁江面而未成功。该团团长赵狄破敌心切，决定不待主力迂回成功即由庙堤正面实行偷渡。11月8日夜，赵团长选派六名水性好的精干士兵，偷偷游过冰冷刺骨的太平江，寻找日军防守上的破绽，然后接应该团第3连悄悄渡江，接着全团也都顺利到达对岸。

第113团兵不刃血即渡过太平江，部队未及休息就分路直扑莫马克、马子淀等日军据点。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我军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过江来，一时大乱，只得仓猝抵抗。经数日激战，该团将八莫外围的大小村落和三个飞机场完全攻占。新30师随即跟进至大利、庙堤一带，接替太平江北岸的防务，并以一部渡江，与新38师部队取得联络。

这时新38师主力已迂回成功，会同由庙堤南下的第113团，猛烈攻击莫马克。同时抽出一部兵力（第113团）沿莫马克北侧山边小路向西南攻打曼西。该师在空军和地面炮火的有力支援下，经十日激战，于11月14日攻克莫马克，17日攻克曼西，切断了八莫通往南坎的道路。八莫

日军完全陷入我军重围之中，只好龟缩城内，固守待援。

中路新 6 军方面战斗进展亦颇顺利。10 月中旬，该军先头之新 22 师自孟拱乘火车进抵和平，随后向东进入遍布原始森林的崇山峻岭之中，经远程艰苦跋涉于 11 月 1 日到达伊洛瓦底江北岸附近，在此得到总指挥部配发的渡河材料。5 日天色尚未明，该师先锋部队即以橡皮舟悄悄渡江，建立了滩头阵地，掩护主力续渡。日军想不到我军会在此处渡江，仓猝应战，很快为我军击溃。新 22 师于次日占领卡利，随后穷追不舍，当日深夜攻击至瑞古，日军又未料到我军行动如此神速，其守军第 2 师团第 16 联队一部慌乱抵抗一阵后向开勒支方向突围，转向八莫逃窜，该师于 7 日占领了瑞古。

为配合左路新 1 军攻击八莫，阻敌增援，并切断八莫日军后路，新 22 师仅以第 64 团防守瑞古，主力则于 11 月 11 日分两纵队向曼大及其西北山地前进。左纵队第 65 团几度与日军激战，于次日攻占曼大，14 日右翼队第 66 团亦到达曼大，当以一部攻占西口，另以第 65 团主力向八莫挺进，17 日与新 38 师第 113 团在八莫市南端会合，加入对八莫日军的攻击。

担任右路攻击任务的第 36 英印师，尽管由于日军主力均为驻印军吸引于八莫、瑞古方面，其正面并未有大量日军阻击，但战斗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该师在向卡萨前进途中，曾突遭日军铁道守备队的反击，当即大乱，纷纷溃退，几不成军。鉴于英军处境危殆，担任中路指挥的廖耀湘将军急调新 6 军预备队第 50 师驰援英军，将日军彻底击溃，

使英军转危为安，并保证了我军侧翼安全。以后英军虽未能如期攻占卡萨，但对我军亦发挥了侧翼掩护作用。

左路新 38 师自攻占曼西后，除以一部兵力留守，主力会同新 22 师的两营兵力立即展开对八莫日军的包围攻击，战况极为激烈。

鉴于八莫城垣工事非常坚固，且日军火力猛烈，我军遂汲取强攻密支那的教训，采用陆空协同、步炮协同，并以战车掩护，逐点歼敌的战法攻击，一点点啃掉日军的阵地，效果甚佳。

攻城期间，我多次由列多乘坐美军的小型侦察机（仅能容纳驾驶员与乘员一人），前往八莫上空视察督战。见到整个八莫城在我强大空军和炮兵猛烈轰击下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日军炮火几乎完全被压制，城内建筑大多崩毁。

日军虽然死伤惨重，但抵抗十分凶顽。敌人在城垣四周，利用复杂的地势，修筑了众多分散的抵抗巢，每个抵抗巢配备一轻机枪射手、一步枪狙击手、一掷弹兵手，各抵抗巢间以火力相互策应，使我军步兵难以接近。以后我攻击部队使用迫击炮将其逐个清除，才渐次突入城区。日军为确保城区各主要阵地，集中战车、各种火炮和战车肉搏队，轮番向我军发动自杀性反扑，敌我反复厮杀，阵地犬牙交错，战斗呈白热化状态。由于彼此相距太近，有时各种火器均无法施展作用，双方只能以白刃相拚。某次一股日军借晨雾掩护袭入第 113 团 1 营阵地，敌我在狭窄的堑壕里展开殊死的搏斗。混战中，我军一名机枪射手被敌人刺死，副射手也受了伤。但这位勇敢的战士毫无惧色，他

一手按住敌人刺过来的枪，一手紧紧抓住对方的喉咙，用力一拉，结果连这个鬼子兵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扯了出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二十余日。至12月14日，我军已将城内南北主要据点及陆军监狱、宪兵营房、老炮台等坚固堡垒相继攻克，各攻击部队乘胜向敌核心阵地突击。混战中，日军守城司令原好三大佐被击毙，残敌数百名见大势已去，乃强迫其伤病官兵自杀，然后拚死向外突围。当夜，敌我在八莫城南一带作最后的厮杀，枪炮声震耳欲聋，战火映红了夜空。至次日天明，我军攻入日军核心阵地，并将残敌大部歼灭，城内仅有六、七十名残兵败将乘黑夜泅水逃窜。当日午，我军全部肃清了城内日军，完全控制了八莫。

八莫之战是一次成功的攻坚战役，我军不仅打出了英勇顽强、善打硬仗的战斗风格，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也体现出较高的军事水平。战后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得知，日军原拟在八莫死守三个月，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再转移攻势，然而我军仅用了二十八天，就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这次战役，我军击毙日军原好三大佐以下2400余人，俘敌池田大尉等20余人，缴获零式战斗机2架、战车10辆，各种火炮28门、轻重机枪95挺、步枪1200余支。

在此之前，在新38师猛烈攻击八莫之际，我军为早日打通滇缅公路，乃以左路新1军二线兵团新30师，超越新38师，沿八（莫）南（坎）公路向南坎挺进。

南坎，位于缅北最东端，紧挨中缅边境，西北通八莫，东北至龙陵，南达腊戍，为中缅交通要冲。其地势为狭长

谷地，北有瑞丽江横贯该城，四周则都是高山，尤以东南方更为险要。日军入侵缅北以后，一直在此驻有重兵，储存了大量粮草、弹药，并构筑了半永久性工事，使该城成为其东侵滇西及拱卫缅北的重要基地。

鉴于南坎四周高山环境，中间低洼平坦的地形特点，攻略南坎之战的成败关键，在于如何夺取其四围的制高点。

11月底，新30师主力分三路，沿八（莫）南（坎）公路及两侧山地长驱疾进。12月3日，该师先头部队在康马、南于附近地区，突与由南坎出援八莫的日军遭遇。

日军原准备长期固守八莫，争取时间集结更多的兵力来阻止驻印军南下和滇西远征军西进。由于英勇善战的新38师进展神速，八莫旦夕可下，迫使南坎日军指挥官山崎四郎大佐（第18师团第55联队长）不得不改变主意，亲率第18师团第55联队、第56师团第146联队一部、第49师团第168联队（刚由朝鲜调来）、炮兵第18联队第1大队，以及工兵、辎重兵各一大队（称为山崎支队），紧急向八莫增援。

新30师先头部队与敌遭遇之后，以迅猛的动作抢先攻占了位于八南公路西侧至关重要的五三三八高地，把敌人完全堵在山脚下，双方一连激战数日。9日，日军集中一五〇重炮2门、山炮8门、平射炮16门，在山崎大佐的亲自指挥下向我军发动全线猛烈进攻，同时另有多路小股日军悄悄渗入我军阵地，到处袭扰，敌我混战终日。面对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敌人的疯狂进攻，我军官兵沉着勇敢，奋力抵抗，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及时将渗入的日军全部歼

灭，阵地始稳定下来。

鉴于出援八莫的日军兵力雄厚，孙立人将军速命新 30 师预备队第 89 团星夜由曼西向第一线增加，同时由八莫抽调新 38 师第 112 团，作为左侧独立支队从拜家塘东侧，秘密向敌人右后方迂回抄袭。

此后，新 30 师与敌山崎支队连续恶战数日，彼此伤亡惨重，战事演成胶着状态。日军因多日受阻，迟迟无法救援八莫而变得更加焦躁疯狂。12 月 14 日，日军集中大部分兵力和炮火转至右翼，向我五三三八高地发动空前猛烈的攻击。一日之间，日军向该高地发射了三千余发炮弹，整个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和火海。每次炮击之后，日军步兵以密集队形向我阵地蜂涌冲击，连续发动自杀式的冲锋。据守这个高地的第 90 团第 3 营官兵以寡敌众，表现得极为顽强。敌人炮击一停，他们就跃出掩体，集中所有轻重火力向敌冲锋队猛烈扫射，但日军非常凶顽，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踏着自己人的尸首，杀气腾腾地继续向前涌。我军官兵奋勇堵击，多次与日军白刃拚杀，誓与阵地共存亡。激战中，营长王礼宏阵亡，部队伤亡很大，生存下来的官兵们怀着复仇的怒火，顽强坚持战斗，狠狠打击敌人。那一天，日军先后发动了十五次大规模冲锋，但都失败了，白白在我军阵地面前丢下了 1260 多具尸体。最后，敌人由于伤亡过于惨重，再也无力向我军发动新的攻击，只得遗弃大量武器装备，纷纷向密林中溃逃。

当敌我在五三三八高地激战时，新 30 师第 88 团附山炮一连及工兵一部，从左翼乘虚向马支攻击前进，切断正

面日军突击部队的交通线。该团以破竹之势，于17日一举攻占马支，继向东西席卷，19日攻占卡的克和卡龙，21日又占领了邦渣，先后歼灭日军一个大队。

这时，担任左侧独立支队的新38师第112团，已经越过南宛河，进抵拉康，其一部沿河西岸向南疾进，将八南公路切成几段，并将南开附近之敌包围。23日，担任正面攻击的新30师与该团夹击南开日军，并击溃前来增援的两个中队日军，遂进占南开，并向南坎挺进，26日迫进南坎外围。

鉴于南坎西北外围地势狭长险要，正面攻击较为困难，孙立人将军命令左侧独立支队第112团迅速向劳文攻击，支援正面主力新30师前进。12月27日，该团由南宛河两岸的崇山峻岭间秘密疾进，一举袭占劳文及其附近的机场，次日复攻占般康。是日，新30师各团亦相继攻占了瑞丽江北岸的各个日军据点。

根据我军掌握的情报，日军在地形最为险要的南坎东南山地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并将主力配置于此，准备长期固守。孙立人将军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避免正面攻坚，采取迂回奇袭并用的战法，以新30师一部正面佯攻，牵制日军主力，我军主力则由南坎西南侧实行大迂回突进，拟一举攻袭南坎。

1945年1月5日，新30师第89团在前，新38师第114团在后，攀越南坎以西的古当山脉，于7日进抵西朗附近山区。这时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泥泞没膝，人马行动极为困难。但这两支迂回部队不避艰险，冒雨挺进，先后

于西朗附近偷渡瑞丽江，向南坎南郊的崇山深壑间钻隙突进。新30师第90团亦秘密沿江南下，于11日拂晓在大雾掩护下悄悄渡过瑞丽江，由东北向敌南侧进出。至1月14日，我各路迂回突击部队已先后进抵南坎西南侧的森林地带，秘密集结，敌人毫无发觉。这时，担任正面攻击的新30师第88团正肃清瑞丽江北岸的残敌，佯作准备渡江状。新38师第112团亦迫近江北岸。

1月15日，新1军各部队在战车、各种火炮和空军强大火力支援下，对南坎发动突袭。据守南坎外围据点及城内的日军，突然发现已陷于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仓皇进行抵抗，作困兽之斗。但是，在我空中和地面炽盛炮火的轰击扫射下，日军伤亡极为惨重，无法阻挡我军南北两面的凌厉攻击。上午十时，第90团3营7连首先突入南坎，其他部队也相继攻入市区，再经激烈巷战，我军于当日午完全攻占该城。

这一仗，我军毙敌1780余人，俘敌10余人，缴获火炮12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500余支，另外还缴获了卡车12辆、轿车1辆，仓库10余所。

我最高统帅部和盟军对于南坎的攻克甚为关注。重庆军委会在接获攻克南坎的捷报后，立即电令滇西远征军迅速挺进，占领我边境城市畹町，以便尽快打通中印公路。

此时我滇西远征军经数月浴血鏖战，已相继攻克了松山、腾冲、龙陵、芒市等滇西重镇，其第53军、第6军、第2军等部，正分路向畹町挺进中。英军第14军团主力亦在缅甸中部战略重镇曼德勒附近与日军激烈交战。整个緬

甸滇西战场的形势对我军极为有利。

为了使中印公路早日通车，驻印军新1军攻下南坎后，未及休整，即奉命乘胜继续向敌人猛攻。这时日军已纷纷退守南（坎）、芒（友）公路沿线的险峻山地，以及南坎以南老龙山地区的既设阵地，据险死守。为此，该军以新38师沿南芒公路向芒友挺进；新30师则负责围歼老龙山地区之敌。

先是，驻印军中央纵队新6军自攻占瑞古、曼大、西口等处后，其新22师一部于1944年11月底越过瑞丽江，又先后攻占芒卡、拉西等地，迫使日军向南都方面退却。根据战局变化，驻印军本拟以新6军主力直趋腊戍，切断腊戍至畹町间的公路，阻止滇西、南坎之敌退却，并截击腊戍方向来援之敌，以有效地策应左翼新1军的作战。但这时国内战局非常吃紧，日军几十万精锐部队已长驱深入我豫、湘、桂数省，正向贵州进犯，重庆震动。12月1日，新6军主力新22师、第14师奉重庆军委会命令停止前进，集结于西于，不久分批空运回国赴援。第50师转归新1军建制，接替新22师在瑞丽江北岸的阵地。该师以第148团担任西于至芒卡一带的防务，主力则于1945年1月1日由西口、西于地区向南进击，与日军在万好地区激战，敌人旋以第18师团第114联队残部、第56师团第113联队残部，共八百余人前往增援，据险顽强阻击我军前进。第50师巧妙用兵，将敌人截成数段，使其尾首不得相顾，再经多日恶战，于1月4日占领万好，残敌向茂罗方向溃逃。该师乘胜追击，将瑞丽江北岸的日军完全肃清，积极准备策应

新 1 军主力方面的作战。

是时，新 38 师主力已将南坎东北河套的残余日军肃清，正以破竹之势沿南芒公路向芒友挺进。为策应师主力作战，该师第 114 团由敌左侧山地，向东压迫。新 38 师于 19 日攻占色伦、般和，21 日再克闹场、曼伟因、苗西，与滇西远征第 116 师部队取得联络。同日还攻占了四五六一高地。至此芒友西南外围日军据点，均为我军夺取。日军为摆脱困境，于 23 日集结重兵分三路向四五六一高地反扑，双方激战一昼夜，最后日军不支溃退，新 38 师乘胜直逼芒（友）、腊（戍）公路。但日军第 56 师团残部已由滇西撤至芒友，企图联合原芒友守军固守该城。故新 38 师不待新 30 师在老龙山地区得手，即以第 114 团向南巴卡快速突进，切断芒友日军退路，主力则由正面公路南下，于 1 月 24 日向芒友发动猛烈攻击。经四日激战，我军一举攻克芒友，与攻克畹町后继续向前挺进的滇西远征军第 53 军部队胜利会师，中印公路终于全线打通。

当新 38 师攻击芒友之际，新 30 师与老龙山地区据险防守的日军血战多日，将敌一部歼灭。同时向南巴卡突进的第 114 团亦进至康梭，包围了退守老龙山地区的日军第 56 师团残部。1 月 28 日，日军第 2 师团第 4 联队附战车八辆、重炮四门，赶来救援，与第 56 师团残部联合夹击我第 114 团。该团官兵奋勇应战，与敌血战一昼夜，阵地寸土未失。时新 38 师主力亦由芒（友）南（巴卡）公路南下驰援，双方激战五日，日军死伤惨重，敌第 56 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被迫率少数残兵败将向南落荒而逃，我军遂于 2 月 8 日

进占南巴卡。

中印公路打通后，滇西远征军第53军循来路回国，驻印军为进一步扩张战果，确保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安全，乃继续掉头向缅中挺进。当时的部署是：西路第36英印师由卡萨南下，沿伊洛瓦底江东岸，攻取蒙米特；中路新1军第50师由西于沿旧滇缅路以西的丛林地带，经南渡、细包，直取乔梅；东路新1军主力新38师、新30师由南巴卡、芒友循旧滇缅路向腊戍挺进。我三路大军，浩浩荡荡，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日军压去。此时，英军第33集团军亦乘虚渡过更的宛河，向东出击，驱逐密（支那）、曼（德勒）铁路沿线日军，轻取温佐，继沿铁道走廊，向瑞波推进，策应驻印军方面作战。

缅北日军迭遭重创，部队残破不堪，除第2师团第4联队等部尚保存大部兵力外，其他多是各师团的残部。敌缅甸派遣军司令官河边正三把这些残兵败将纠集在一起，补充部分兵员装备，使其固守缅北战略重镇腊戍及附近各要点，企图将我军阻止在曼德勒以北地区，以争取时间，掩护缅中日军向南撤退。因此，嗣后缅北对日作战的主攻方向在东路；以新38师、新30师的攻击作战最为艰苦、激烈。

东路新1军主力的作战部署是：以新30师主力由南巴卡沿公路及其西侧地区向新维进攻；另以新38师第112团自公路东侧经曼文一带高地，向新维方面挺进，并掩护军主力左翼安全。

新维位于南杜河北岸，是旧滇缅路上的军事重镇，也

是腊戍以北的重要支撑点。其地势狭长，周围高山耸立，十分险峻。我军根据攻击南坎的成功经验，决定先拔除新维外围据点，再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包抄、围攻新维。新 30 师主力自 2 月 8 日起，不断排除日军小规模抵抗，沿公路节节前进，于 14 日攻占新维外围重要据点贵街，遂乘胜向南压迫，次日进抵约温。公路两侧部队已先攻占曼爱、曼文各东西之线，并于 2 月 17 日迅速渡过南图河，攻占洛般和西乌。18 日，公路东侧攻击部队新 38 师第 112 团，由西乌西进，击溃日军抵抗，进抵新维南郊。我正面新 30 师主力乘敌恐慌，向据险死守的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日军在我强大炮火轰击和步兵多次冲击下，伤亡惨重，阵地呈动摇状。城内日军见情况不妙，不惜孤注一掷，拚凑两个中队左右的兵力，在火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向我攻击部队疯狂反扑，但遭到我军炽盛火力的痛击，其战车八辆被击毁，攻击顿挫。新 30 师不失时机地发动总攻击，于 20 日晨一举突入城内，经数小时激烈巷战，力克新维。

新维既下，东路新 1 军主力下一个攻击目标移向腊戍。该军重新调整了部署：新 38 师主力在战车营的配合下，沿公路南下；另以该师第 113 团沿公路西侧前进；新 30 师第 88 团沿公路东侧前进。

新维至腊戍，不过三十余英里，但都是绵延不绝的山地，正面非常狭小，易守难攻。日军以第 56 师团搜索联队增援新维以南闹亨南北之线，以该师团第 168 联队大部附战车一中队配置于曼坡，另一部在芒利，该师团第 146 联队附炮兵一大队、战车队则配置于腊戍，形成纵深配备。日

军还利用新维至腊戍间的险峻地势，构筑坚固工事和各种障碍物，并埋设地雷，企图进行较长时间的防御。

2月23日，新1军主力分三路纵队向前推进。正面新38师主力经激战于26日攻占闹亨，随后在战车和重炮支援下，逐一摧毁日军阵地，又相继攻占纳秀和芒利。两翼部队亦占领了卡康姆、南道、曼提姆、汉杜等地。日军第56师团搜索联队及第168联队等部损失惨重，阵地完全崩溃，纷纷退守腊戍。

腊戍，分新旧两城。新腊戍建在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山顶，老腊戍则位于新腊戍东北的山脚下，火车站在老腊戍正面，三者以公路相连。由于新腊戍可以居高瞰制老腊戍和火车站，所以就成为日军的防御重心。

3月2日，我正面攻击部队占领了朋朗、温塔，次日又攻占曼坡，将腊戍外围的据点全部拔除，遂乘胜直逼南育河畔。5月晚，第112团主力由左翼偷渡南育河，向西突进，攻抵老腊戍附近。我两侧攻击部队亦先后渡过南育河，对腊戍日军采取包围态势。随后，我各突击部队分路并进，在战车和炮兵掩护下，向老腊戍、火车站、飞机场等处发动猛烈攻击。战斗仅持续了一昼夜，我军即将上述各点攻占了，残余的敌人仓皇退往新腊戍，与其第146联队会合，妄想再做困兽之斗。

3月7日晨，我军对新腊戍发动总攻。我强大炮兵群向敌各主要阵地猛烈轰击，战车营继之出动三十余辆战车为先导，掩护步兵直扑新腊戍。起初日军凭借坚固工事，以稠密火网制压我步兵冲击，使我军一度进展困难。在战斗

关键时刻，战车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辆战车率先突入敌阵，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将敌工事和火力点逐一摧毁。日军见状气急败坏，集中各种火炮向我战车轰击，但马上遭到我军炮兵狠狠还击，不多久即将敌人炮火制压下去。我大批步兵乘机突入，当晚第112团占领了新腊戍半个市区。

这时左翼第88团与右翼第113团亦向日军发起钳形攻势，锐不可挡，日军死伤枕藉，抵抗逐渐衰微。至次日晨八时，我军经彻夜巷战，将守敌歼灭大部，完全攻占了滇缅路上的战略重镇腊戍。攻克腊戍后，新1军主力即向东西席卷，以新30师和新38师各一部分向南方之猛岩及西方之细包追击逃敌。3月24日，新38师与第50师会合于细包，新30师亦于3月27日攻占猛岩。

驻印军攻略腊戍，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控制了这座战略重镇，并歼灭缅北日军主力大部，不仅保障了中印公路的安全，而且使我军主力可以直下曼德勒，策应缅中英军作战，这对促使驻缅日军的总崩溃，作用殊大。

当新1军主力向腊戍攻击之时，西路第36英印师不断排除伊洛瓦底江东岸少数日军的抵抗，节节向南挺进，顺利占领了蒙米特，然后继续南下扫荡残敌，掩护我军西侧背安全。同时，驻印军之中央纵队第50师已渡过瑞丽江，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沿途击溃日军抵抗，于2月23日力克敌重兵驻守的南渡，继沿南渡至西徐的公路展开追击，3月16日攻占西徐。然后分兵两路向东西扫荡。东路军与新38师会师于细包；西路军于3月30日攻占曼德勒东北的

乔梅，与进抵乔梅以北的第36英印师会师，英军第33集团军亦由伊洛瓦底江西岸派出部队前来与我军联络。

至此，乔梅以东，腊戍以西公路、铁路沿线附近的日军，分路溃不成军地向景东、棠吉方向撤退，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乃告胜利结束。

中国驻印军近十万抗日健儿，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与美英盟军协力作战，战胜了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异常险峻的地理环境，修筑了一条全长五百六十余公里的公路，并铺设了一条当时在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使抗日作战物资再度源源输入中国大陆，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在盟军支援下，基本全歼了日军精锐的第18师团、第56师团，重创日军第2师团、第33师团，并歼灭日军第49师团、第53师团各一部，前后毙伤日军十余万人，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凶焰，牵制住了日军缅甸方面军的预备队，为收复缅甸及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国境线以外，与美英盟军直接进行战役上的协同作战，这还是唯一的一次，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到1943年10月开始的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先后有数万名抗日将士壮烈牺牲在异国他乡，其中大多数阵亡官兵至今还长眠在缅甸的崇山密林之中。他们的忠骸虽然永远留在了那片

土地上，但其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坚信将与日月同辉，永远为祖国人民所怀念。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h.com

七 抗战胜利前后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是年4月16日，苏联红军发起柏林战役，至5月2日攻克柏林，与美英军队会师于易北河，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法西斯军队亦连遭惨败，其逞凶一时的海空军和部分陆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盟军消灭殆尽，占其总兵力60%以上的侵华军队也在中国大陆愈陷愈深，战局日蹙。

进入5月份以后，侵华日军被迫开始由湖南、广西等省及湘桂路、粤汉路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节节进击，相继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福州等重要城市，以及湖南、广西、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广大地区。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也积极向日寇发动局部反攻，解放了成片的国土。

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决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先于4月中旬奉召由八莫乘车，沿中印公路回国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一行人先到昆明，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休息几天后，再转乘飞机去重庆。甫抵重庆，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冯玉祥先生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代表

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并欢迎我回到重庆。蒋介石先生、何应钦将军等也分别召见并设宴招待，对于驻印将士在缅北的英勇作战和我在驻印军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授予我最高军功章。稍后，驻印军其他有功将士，也分别被授勋。

在重庆期间，我经常应邀出席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甚为听众欢迎，重庆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大后方人民倍受鼓舞。人们坚信，我军在缅北、滇西所取得的胜利，乃是全国抗战胜利的先声，最后胜利的日子即将到来！

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我参加国民党多年，还是初次出席这样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并且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当时确曾感激“党国”的器重和栽培。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原本对参与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尤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和倾轧感到厌恶。故以后虽身居此要职，却从未过问或参与过任何国民党党务工作。

国民党“六大”闭幕后，我重新飞返昆明。这时国内抗战形势更加明朗，日寇在我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双重沉重打击下，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退守华东、华中、华南的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统一编成四个方面军，抽调大批装备兵员齐全的精锐野战军，积极准备对日寇展开全面反攻。

鉴于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作战任务已圆满结束，新1军和驻印军各直属部队奉命陆续班师回国。新1军空运回国后，先集中南宁，然后出击广州湾，拟配合友军相机收复广州。先期回国的新6军则部署于湖南芷江，准备参加湘、鄂等省的反攻作战。驻印军撤军工作结束后，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随之撤销，我仍留在昆明待命。

1945年8月，战争进程出人意料地大大加快了。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美军庞大的舰队正不断向日本本土逼近。8月6日、9日，美军又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同时，苏联政府亦于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挥师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对于战争前途已经彻底绝望了的日本天皇，被迫于8月10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重庆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播放出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特大喜讯，许多人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人们终于确信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后，整个大后方顿时沸腾了！饱受日寇凌辱和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一下子把长期蕴藏在心中的对胜利的渴望和胜利以后的喜悦，像火山爆发般地喷发出来。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城镇沉浸在一片节日的狂欢中。大街小巷挤满了载歌载舞的人群，鞭炮声、锣鼓声、人们的欢呼声昼夜不息，震耳欲聋。连我这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也激动得难以自持。那些天，我反复吟诵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

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兴奋得夜不能寐，甚至情不自禁地走上街头，加入到欢庆胜利的人流中。今日回想起来，当年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喜悦的时光之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我国人民为了抗击列强武装侵略，奋起进行了一次次的民族战争，但由于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结果都失败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一举洗雪了中华民族蒙受的重重耻辱。对此，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名与日寇鏖战了八年的抗日军人，怎能不感到由衷的喜悦呢？！

自日本天皇正式向其国民发布投降诏书后，侵华日军陆续停止了军事行动。8月21日，日军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中将一行八人飞抵芷江，由我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召晤，对其指示了在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有关事宜。

我最高统帅部授权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全权负责中国战区内所有的受降工作。根据我方指令，共计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余侵华日军先后在十五个战区向中国军队投降。曾几何时，这些法西斯侵略者是那样的残暴凶狠、骄横不可一世，现在终于向中国人民俯首投降了！

抗战八年，我南征北战，鞍马劳顿，总算看到了胜利的一天，心中着实快活。在昆明期间，朋友们你来我往，终日摆酒设宴，暂时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

不多久，蒋介石先生电召我去重庆，欲委任我为其侍从室侍卫长。我心知蒋氏此举是出于对我的垂爱和信任，内

心固然感激。但亦自知性情梗直，不善内卫事务，恐有负重托。故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婉辞为好。为了避免引起蒋先生误会，我通过好朋友李及兰，向其任侍从室主任的连襟钱大钧先生婉言陈明心迹，请钱氏从中说项，遂使蒋先生打消了这一想法。我重返昆明后，很快就接到了就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的委任令，随即与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一道，前往设在柳州的方面军司令部视事。

这时第三方面军奉命即将接收南京、上海等地，汤将军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位方面军高级将领，均被委任为接收大员。大约是8月下旬的某日，我和方面军另一位副司令长官张雪中将军等首先率军开入上海。上海市民万人空巷，从虹桥机场到设在外滩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各界民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抵沪不久，我又兼任京沪警备副司令，经常往返南京、上海之间。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停泊于东京湾附近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投降书。

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军队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此时我恰在南京，有幸参加并亲眼目睹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这庄严的一幕。

记得投降地点设在中央军校礼堂。那天，礼堂大厅正中墙上高高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画像，大厅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对面设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受降席与投降席均以白绸环绕。左侧是中国高级将领和盟军军官席，右

侧为中外记者席。参加仪式的共有千余人，其中出席观礼的中国高级军政官员有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舒适存、蔡文治、谷正纲、丁惟汾等。整个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签降仪式定于上午九时举行。八时五十七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空军上校张廷孟等四名我方高级受降官入场，何应钦将军端坐于受降席正中，其余四名受降官分坐其两侧。稍后，一名中国将领引导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中将、侵华海军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方面军参谋长泽山春树中将等日方投降代表入场。

进入礼堂大厅后，日方投降代表面对受降席站好，规规矩矩地向中国受降官员鞠躬致敬，经何应钦将军示意允许后，方逐一坐在投降席上。这时大厅两侧观礼席上有些骚动，人们冷眼注视着面色阴沉、神情沮丧的日军投降代表，不时低声交谈着。

九时正，司礼官宣布签降仪式开始，大厅内顿时肃静下来。仪式开始后，日方小林浅三郎中将上前呈交了日本大本营授予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及有关文件。何应钦将军认真审阅后，即命肖毅肃将军将中日两种文本的降书交付冈村宁次。冈村起立接过降书，显得有些慌乱，签字时手微微颤抖。签毕，再由小林将降书呈交中方受降官员，何应钦将军亦在其上签字，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至是礼成。冈村等投降代表在千余双日光的注视下，垂首鱼

贯退出会场。何应钦将军随后即席发表了简短的广播讲话。整个仪式只持续了二十分钟。

南京受降，标志着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历时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如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前后达十四年），其战争时间之长，中国军民蒙受牺牲之巨大，是当时各反法西斯盟国所无法比拟的。我们正是以这样惨痛的代价，换取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同时也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战后，国际上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往往未能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有人企图否定和抹煞中国人民为此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这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中国就独立抗击了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军队之一的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中国军民也始终将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日本法西斯军队牢牢地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不能自拔。这样就有力地支援了以苏联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使社会主义苏联不仅避免了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而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批兵力投入到欧洲战场上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同时，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长时间地拖延、遏制了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南进”计划，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亚洲战场上的作战。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曾有公正、客观的评价，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

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以其重要而辉煌的历史功绩，为我国和世界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这里，需要说明，由于我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对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情况，特别是亲身参与的几次重大战役，了解得比较清楚，我的回忆也侧重在这个方面。但是，这决不是低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巨大贡献。正是由于有了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部分敌军和伪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敌后抗日军民也为此作出重大的牺牲，他们的丰功伟绩必将永远彪炳史册。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